



特別
~21
4250
4



Λ21
4250
4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籠圖斷究。

甘羅發早子牙遲。

范丹貧窮石崇富。



彭祖顏回壽不齊。

筭來都是只爭時。

話說大宋元祐年間，一箇太常大卿姓陳名亞，因打
 章子厚不中，除做江東留守安撫使兼知建康府。一
 日與衆官宴於臨江亭上，忽聽得亭外有人叫道：不
 用五行四柱能知禍福興衰，大卿問甚人敢出此語。
 衆官有會認的，說道：此乃金陵術士邊瞽，大卿分付
 與我叫來，即時叫至門下，但見

破帽無簷 籃縷衣裾 霜髯瞽目 偃僕形軀
邊瞽手携節杖入來長揖一聲摸着塔沿便坐大卿
怒道你既瞽目不能觀古聖之書輒敢輕五行而自
高邊瞽道某善能聽簡笏聲知進退聞鞋履響辨死
生大卿道你術果驗否說言未了見大江中畫船一
隻櫓聲咿軋自上流而下大卿便聞邊瞽主何災福
答言櫓聲帶哀舟中必載大官之喪大卿遣人訊聞
果是知臨江軍李郎中在任身故載靈柩歸鄉大卿
大驚道使漢東方朔復生不能過汝贈酒十罇銀十
兩遣之那邊瞽能聽櫓聲知災福今日且說箇賣卦

先生姓李名杰是東京開封府人去兗州府奉符縣
前開箇卜肆用金紙糊着一把太阿寶劍底下工箇
扣兒寫道斬天下無學同聲這箇先生果是陰陽有
准

精通周易善辨六壬曉乾象遍識天文觀地理明
知風水五星深曉吉凶禍福如神三命秘談斷
成敗興衰似見

當日挂了招兒只見一箇人走將進來怎生打扮但
見

裹背繫帶頭巾着上兩領皂衫腰間繫條絲絲下

面着一雙乾鞋淨襪袖裏袋着一軸文字。那人和金劍先生相揖罷說了年月日時鋪下卦子只見先生道這命算不得那箇買卦的却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姓孫名文問道如何不與我算這命先生道：上覆尊官這命難算押司道：怎地難算先生道：尊官有酒休買護短休問押司道：我不會喫酒也不護短先生道：再請年月日時恐有差誤押司再說了八字先生又把卦子布了道：尊官且休算押司道：我不諱但說不妨先生道：卦象不好寫下四句來道是：

白虎臨身日

臨身必有災

不過明旦丑

親族盡悲哀

押司看了問道：此卦主何災福先生道：實不敢瞞主尊官當死又問：却是我幾年上當死先生道：今年死又問：却是今年幾月死先生道：今年今日死又問：却是今年今日幾日死先生道：今年今日死再問：早晚時辰先生道：今年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司道：若今夜真箇死萬事全休若不死明日和你縣裏理會先生道：今夜不死尊官明日來取下這斬無學同聲的劍斬了小子的頭押司聽說不覺怒

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把那先生掙出卦舖去怎地計結那先生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開愁滿肚皮

只見縣裏走出數箇司事人來攔住孫押司問做甚關押司道甚麼道理我聞買箇卦却說我今夜三更三點當死我本身又無疾病怎地三更三點便死待掙他去縣中官司究問明白衆人道若信卜賣了屋賣卦口沒量斗衆人和烘孫押司去了轉來埋怨那先生道李先生你觸了這箇有名的押司想也在此賣卦不成了從來貧好斷賤好斷只有壽數難斷你

自是沙世惡語

又不是閻王的老子判官的哥哥那裏便斷生斷死刻時刻刻這般有准說話也該放寬緩些先生道若要奉承人卦就不准了若說實話又惹人怪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歎口氣收了卦舖搬在別處去了却說孫押司雖則被衆人勸了只是不好意思當日縣裏押了文字歸去心中好悶歸到家中押司娘見他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便問丈夫有甚事煩惱想是縣裏有甚文字不了押司道不是你休問再問道多是今日被知縣責罰來又道不是再問道莫是與人爭鬧來押司道也不是我今日去縣前買箇卦那先

婦人好出
共約定是
可畏

生道我主在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
司娘聽得說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問道怎地平白一
箇人今夜便教死如何不摔他去縣裏官司押司道
便摔他去衆人勸了渾家道丈夫你且只在家裏少
待我尋常有事兀自去知縣面前替你出頭如今替
你去尋那箇先生問他我丈夫又不少官錢私債又
無甚官事臨逼做甚麼今夜三更便死押司道你且
休去待我今夜不死明日我自與他理會却強如你
婦人家當日天色已晚押司道且安排幾盃酒來喫
着我今夜不睡消遣這一夜三盃兩盞不覺喫得爛

醉只見孫押司在校椅上朦朧着醉眼打瞌睡渾家
道丈夫怎地便睡着叫迎兒你且搖覺爹爹來迎兒
到身邊搖着不醒叫一會不應押司娘道迎兒我和
你扶押司入房裏去睡若還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
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孫押司只喫着酒消遣一夜
千不合萬不合上床去睡却教孫押司只就當年當
月當日當夜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漢書裏彭越
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渾家見丈夫先去睡分付迎兒厨下打滅了火燭說

與迎兒道：「你會聽你爹爹說，日間賣卦的，算你爹爹今夜三更當死。」迎兒道：「告媽媽，迎兒也聽得說來，那裏討這話？」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做些針線，且看今夜死也不死。若還今夜不死，明日却與他理會。」教迎兒：「你且莫睡。」迎兒道：「那裏敢睡？」道：「猶未了。」迎兒打瞌睡。押司娘道：「迎兒，我教你莫睡，如何便睡着？」迎兒道：「我不睡，纔說罷。」迎兒又睡着。押司娘叫得應，問他如今甚時候了。迎兒聽縣衙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押司娘道：「迎兒，且莫睡，則箇這時辰，正尷尬。」那迎兒又睡着。叫不應，只聽得押司從床上跳將下來，兀底中門

是。押司娘急忙叫醒迎兒，點燈看時，只見大門裏迎兒和押司娘點燈去趕，只見一箇着白的人，一隻手掩着面，走出去，撲通地跳入奉符縣河裏去了。正是

情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分付與東風

那條河直通着黃河水，滴溜也似緊，那裏打撈尸首。押司娘和迎兒就河邊號天大哭道：「押司，你却怎地投河，教我兩箇靠兀誰？」即時叫起四家鄰舍來，上手住的刁嫂，下手住的毛嫂，對門住的高嫂，鮑嫂，一發都來。押司娘把上件事對他們說了一遍。刁嫂道：「真

有這般作怪的事，毛嫂道：我日裏兀自見押司着了
皂衫袖着文字歸來，老媳婦和押司相叫來，高嫂道：
便是我也和押司廝叫來。鮑嫂道：我家裏的早間去
縣前幹事，見押司揸着賣卦的先生兀自歸來說，怎
知道如今真箇死了。刁嫂道：押司你怎地不分付我
們鄰舍，則箇如何便死。簌地兩行淚下，毛嫂道：思量
起押司許多好處來，如何不煩惱也。眼淚出，鮑嫂道：
押司幾時再得見你，即時地方申呈官司，押司娘少
不得做些功果，追薦亡靈。撚指間過了三箇月，當日
押司娘和迎兒在家坐地，只見兩箇婦女，喫得面紅

二
一

頰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兩朵通草花

掀開布簾入來，道：這裏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時，却是
兩箇媒人，無非是姓張姓李。押司娘道：婆婆多時不
見媒婆道，押司娘煩惱，外日不知，不曾送得香紙來，
莫怪則箇。押司如今也死得幾時。荅道：前日已做過
百日了。兩箇道：好快，早是百日了。押司在日直恁地
好人，有時老媳婦和他廝叫，還啫不迭。時今死了許
多時，宅中冷靜，也好說頭親事，是得押司娘道：何年
月日再生得一箇一似我那丈夫孫押司。這般人媒
婆道：恁地也不難，老媳婦却有一頭好親。押司娘道：

有人多糊
這押司之
節也

且住如何得似我先頭丈夫兩箇喫了茶歸去過了數日又來說親押司娘道婆婆休只管來說親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來說若依不得我一世不說這親寧可守孤孀度日當時押司娘啓齒張舌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撞着五百年前夙世的冤家雙雙受國家刑法正是

鹿迷秦相應難辨

蝶憂莊周末可知

西

媒婆道却是那三件事押司娘道第一件我死的丈夫姓孫如今也要嫁箇姓孫的第二件我先丈夫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如今也只要恁般職役的人

第二件不嫁出去則要他入舍兩箇聽得說道好也你說要嫁箇姓孫的也要一似先押司職役的教他入舍的若是說別件事還費些計較偏是這三件事老媳婦都依得好教押司娘得知先押司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喚做大孫押司如今來說親的元是奉符縣第二名押司如今死了大孫押司鑽上差役女官一名押司喚做小孫押司他也肯來入舍我教押司是肯也不押司娘道不信有許多湊巧張道老媳婦今年七十二歲了若胡說變做七十二隻雌狗在押司娘家與屎押司娘道

果然如此，煩婆婆且去說看，不知緣分如何。張媒道：就今日好日，討一箇利市，團圓吉帳，押司娘道：却不曾買在家裏。李媒道：老媳婦這裏有便從抹胸內取出一幅五男二女花牋紙來，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當日押司娘教迎兒取將筆硯來，寫了帖子，兩箇媒婆接去，免不得下財納禮，往來傳話，不上兩月，入舍小孫押司在家，夫妻兩箇好一對兒，果是說得着。不則一日，兩口兒喫得酒醉，教迎兒做些箇醒酒湯來，喫迎兒去厨下一頭燒火，口裏埋冤道：先的押司在

現身

時，恁早晚我自睡了，如今却教我做醒酒湯，只見火筒塞住了，孔燒不着，迎兒低着頭，把火筒去竈床脚上敲敲，未得幾聲，則見竈床脚漸漸起來，離地一尺已上，見一箇人頂着竈床，肢項上套着井欄，披着一帶頭髮，長伸着舌頭，眼裏滴出血來，叫道：迎兒與爹爹做主，則箇說得迎兒大叫一聲，匹然倒地，面皮黃眼無光，唇口紫，指甲青，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

身如五鼓銜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夫妻兩人急來救得迎兒甦醒，討些安魂定魄湯，與

他喫了問道你適來見了甚麼便倒了迎兒告媽媽
却纔在竈前燒火只見竈床漸漸起來見先押司爹
爹。版項上套着井欄眼中滴出血來披着頭髮叫聲
迎兒便喫驚倒了押司娘見說倒把迎兒打箇漏風
掌你這丫頭教你做醒酒湯則說道懶做便了直裝
出許多死模樣莫做打滅了火去睡迎兒自
去睡了且說夫妻兩箇歸房押司娘低低叫道二哥
這丫頭見這般事不中用教你離了我家罷小孫押
司道却教他那裏去押司娘道我自有箇道理到天
明做飯喫了押司自去官府承應押司娘叫過迎兒

來道迎兒你在我家裏也有七八年我也看你在眼
裏如今比不得先押司在日做事我看你肚裏莫是
要嫁箇老公如今我與你說頭親迎兒道那裏敢指
望却教迎兒嫁兀誰押司娘只因教迎兒嫁這箇人
與大孫押司索了命正是

風定始知蟬在樹

燈殘方見月臨窓

當時不由迎兒做主把來嫁了一箇人那厮姓王名
興。渾名喚做王酒酒。又喫酒又要賭迎兒嫁將去那
得二三箇月把房臥都費盡了那厮喫得醉走來家把
迎兒罵道打脊賤人見我恁般苦不去問你使頭借

三五百錢來做盤纏迎兒喫不得這廝罵把裙兒繫了腰一程走來小孫押司家中押司娘見了道迎兒你自嫁了人又來說甚麼迎兒告媽媽實不敢瞞迎兒嫁那廝不着又喫酒又要賭如今未得三箇月有些房臥都使盡了沒計奈何告媽媽借換得三五百錢把來做盤纏押司娘道迎兒你嫁人不着是你的事我今與你一兩銀子後番却休要來迎兒接了銀子謝了媽媽歸家那得四五日又使盡了當日天色晚王與那廝喫得酒醉走來看迎兒道打脊賤人你見恁般苦不去再告使頭則箇迎兒道我前番去

借得一兩銀子喫盡千言萬語如今却教我怎地去王與罵道打脊賤人你若不去時打折你一隻脚迎兒喫罵不過只得連夜走來孫押司門首看時門却關了迎兒欲待敲門又恐怕他埋怨進退兩難只得再走回來過了兩三家人家只見一箇人道迎兒我與你一件物事只因這箇人身上我只替押司娘和小孫押司煩惱正是

龜遊水面分開綠

鶴立松梢點破青

迎兒回過頭來看那叫的人只見人家屋簷頭一箇人舒角幘頭緋袍角帶抱着一骨碌文字低聲叫道

迎兒。我是你先的押司。如今見在一箇去處。未敢說與你知道。你把手來。我與你一件物事。迎兒打一接。接了這件物事。隨手不見了。那箇緋袍角帶的人。迎兒看那物事時。却是一包碎銀子。迎兒歸到家中。敲門。只聽得裏面道。姐姐。你去使頭家裏如何。恁早晚纔回。迎兒道。好教你知。我去媽媽家借米。他家關了門。我又不肯敲。怕喫他埋怨。再走回來。只見人家屋簷頭立着先的押司。舒角幘頭。緋袍角帶。與我一包銀子。在這裏。王興聽說道。打脊賤人。你却來我面前說鬼話。你這一包銀子。來得不明。你且進來。迎兒入去。王興道。姐姐。你尋常說那竈前看見先押司的話。我也都記得。這事一定有些蹊蹺。我却怕鄰舍聽得。故恁地如此說。你把銀子收好。待天明去縣裏首告他。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活

等閒插柳柳成陰

王興到天明時。思量道。且住。有兩件事。告首不得。第一件。他是縣裏頭名押司。我怎敢惡了他。第二件。却無實跡。連這些銀子。也待入官。却打沒頭惱官司。不如贖幾件衣裳。買兩箇盒子。送去孫押司家裏。到去謁索他。則箇計較已定。便去買下兩箇盒子。送去兩

人打扮身上乾淨走來孫押司家押司娘看見他夫妻二人身命乾淨又送盒子來便道你那得錢鈔王興道昨日得押司一件文字撰得有二兩銀子送些盒子來如今也不喫酒也不賭錢了押司娘道王興你身歸去且教你老婆在此住兩日王興去了押司娘對着迎兒道我有一炷東峰岱岳願香要還我明日同你去則箇當晚無話明早起來梳洗罷押司自去縣裏去押司娘鎖了門和迎兒同行到東岳廟殿上燒了香下殿來去那兩廊下燒香行到速報司前迎兒裙帶繫得鬆脫了裙帶押司娘先行過去迎兒

正在後面繫裙帶只見速報司裏有箇舒角幞頭緋袍角帶的判官叫迎兒我便是你先的押司你與我申冤則箇我與你這件物事迎兒接得物事在手看了一看道却不作怪泥神也會說起話來如何與我這物事正是

開天闢地罕會聞

從古至今希得見

迎兒接得來慌忙揣在懷裏也不敢說與押司娘知道當日燒了香各自歸家把上項事對王興說了王興討那物事看時却是一幅紙上寫道

大女子 小女子

前人耕來後人餌

要知三更事

撥開火下水

來年二三月

句已當解此

王興看了解說不出，分付迎兒不要說與別人知道。看來年二三月間，有甚麼事，然指間到來年二月間，換箇知縣是廬州金斗城人，姓包名拯，就是今人傳說有名的包龍圖相公。他後來官至龍圖閣學士，所以叫做包龍圖。此時做知縣，還是初任。那包爺自小聰明正直，做知縣時，便能剖人間曖昧之情，斷天下狐疑之獄。到任三日，未曾理事，夜間得其一夢，夢見自己坐堂，堂上貼一聯對子：

要知三更事

撥開火下水

包爺次日早堂，喚合當吏書將這兩句教他解說。人能識包公討白牌一面，將這一聯楷書在上，却就是小孫押司動筆寫畢。包公將朱筆判在後面，如有能解此語者，賞銀十兩。將牌掛於縣門，哄動縣前縣後。官身私身，推承擦背，只為貪那賞物，都來賭先爭看。却說王興正在縣前買棗糕喫，聽見人說知縣相公掛一面白牌出來，牌上有二句言語，無人解得。王興走來看時，正是速報司判官一幅紙上寫的話，嘩地喫了一驚，欲要出首。那新知縣相公是箇古怪的

人怕去惹他，欲待不說，除了我再無第二箇人曉得。這二句話的來歷，買了棗糕回去與渾家說知此事。迎兒道：先押司三遍出現，教我與他申冤，又白白裏得了他一包銀子，若不去出首，只怕鬼神見責。王興意猶不決，再到縣前，正遇了鄰人裴孔目。王興平昔曉得裴孔目是知事的一手，扯到僻靜巷裏，將此事與他商議。該出首也不該？裴孔目道：那速報司這一幅紙在那裏？王興道：見藏在我渾家衣服箱裏。裴孔目道：我先去與你稟官，你回去取了這幅紙帶到縣裏，待知縣相公喚你時，你却拿將出來，做箇證見。當

下王興去了。裴孔目候包爺退堂，見小孫押司不在左右，就跪將過去，稟道：老爺白牌上寫這二句，只有鄰舍王興曉得來歷，他說是岳廟速報司與他一幅紙，紙上還寫許多言語，內中却有這二句。包爺問道：王興如今在那裏？裴孔目道：已回家取那一幅紙去了。包爺差人速拿王興回話，却說王興回家，開了渾家的衣箱，檢那幅紙出來看時，只叫得苦。原來是一張素紙，字跡全無，不敢到縣裏去，懷着鬼胎，躲在家裏。知縣相公的差人到了，新官新府，如火之急，怎好推辭，只得帶了這張素紙，隨着公差進縣，直至後堂。

包爺屏去左右，只留裴孔目在傍。包爺聞王興道裴某說你在岳廟中收得一幅紙，可取上來看看。王興連連叩頭稟道：小人的妻子，去年在岳廟燒香，走到速報司前，那神道出現，與他一幅紙，紙上寫着一篇說話，中間其實有老爺白牌上寫的兩句，小的把來藏在衣箱裏，方纔去檢看，變了一張素紙。如今這素紙見在，小人不敢說謊。包爺取紙上來看了，問道：這一篇言語，你可記得？王興道：小人還記得，即時念與包爺聽了。包爺將紙寫出仔細推詳了一會，叫王興：我且問你，那神道把這一幅紙與你的老婆，可再有甚

麼言語分付？王興道：那神道只叫與他申冤。包爺大怒，喝道：胡說！做了神道有甚冤沒處申得？偏你的婆娘會替他申冤？他到來央你，這等無稽之言，却哄誰來？王興慌忙叩頭道：老爺是有箇緣故。包爺道：你細細講，講得有理，有賞，如無理時，今日就是你開棒了。王興稟道：小人的妻子，原是伏侍本縣大孫押司的，叫做迎兒，因算命的算那大孫押司其年其月其日，三更三點命裏該死，何期果然死了，主母隨了如今的小孫押司，却把這迎兒嫁出與小人爲妻。小人的妻子，初次在孫家竈下，看見先押司現身，項上套着

井欄披髮吐舌，眼中流血，叫道：「迎兒，可與你爹爹做主。」第二次夜間到孫家門首，又遇見先押司舒角牒頭，緋袍角帶，把一包碎銀與小人的妻子。第三遍岳廟裏，速報司判官出現，將這一幅紙與小人的妻子。又囑付與他申冤。那判官的模樣，就是大孫押司。原是「小人」妻子，舊日的家長。包爺聞言，呵呵大笑。原來如此，喝教左右去拿那小孫押司夫婦二人到來。你兩箇做得好事，小孫押司道：「小人不會做甚麼事。包爺將速報司一篇言語，解說出來。大女子，小女子，女之子，乃外孫，是說外郎姓孫，分明是大孫押司，小孫

得明白

明白

押司前人耕來後人餌，餌者食也。是說你自得他的老婆，享用他的家業。要知三更事，撥開火下水。大孫押司死於三更時分，要知死的根由。撥開火下水，那迎兒見家長在竈下，披髮吐舌，眼中流血。此乃勒死之狀。頭上套着井欄井者，水也。竈者火也。水在火下，你家竈必砌在井上，死者之屍必在井中。來年二月，正是今日句，已當解此句。已兩字合來，乃是箇包字。是說我包某。今日到此為官，解其語意。與他雪冤，喝教左右同王興押着小孫押司到他家竈下，不拘好歹，要勒死的屍首。回話。眾人似疑不信。到孫家

發開竈床脚，地下是一塊石皮，揭起石皮，是一口井，喚集土工，將井水吊乾，絡了竹籃，放人下去，打撈，撈起一箇屍首來，衆人齊來認看，面色不改，還有人認得是大孫押司，項上果有勒帛，小孫押司唬得面如土色，不敢開口，衆人俱各駭然，元來這小孫押司當初是大雪裏凍倒的人，當時大孫押司見他凍倒，好箇後生，救他活了，教他識字寫文書，不想渾家與他有事，當日大孫押司算命回來時，恰好小孫押司正閃在他家，見說三更前後當死，趁這箇機會，把酒灌醉了，就當夜勒死了大孫押司，攬在井裏，小孫押司

却掩着面走去，把一塊大石頭，漾在奉符縣河裏，撲通地一聲響，當時只道大孫押司投河死了，後來却把竈來壓在井上，次後說成親事，當下衆人回復了包爺，押司和押司娘，不打自招，雙雙的問成死罪，償了大孫押司之命，包爺不失信於小民，將十兩銀子賞與王典，王典把三兩謝了裴孔目，不在話下，包爺初任，因斷了這件公事，名聞天下，至今人說包龍圖日間斷人，夜間斷鬼，有詩爲證

詩句藏謎誰解明

包公一斷鬼神驚

寄聲暗室虧心者

莫道天公鑑不清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

杏花過雨，漸殘紅零落。臙脂顏色，流水飄香，人漸
 遠，難托春心。脉脉恨別王孫，墻陰日斷，誰把青梅
 摘。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消散雲雨，須臾多
 情，因甚有輕離輕拆。燕語千般，爭解說些子伊家
 消息。厚約深盟，除非重見，見了方端的。而今無奈，
 寸腸千恨，堆積。

這隻詞名喚做念奴嬌，是一箇赴省士人，姓沈名文
 述所作，元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如何見得從頭

與各位說開第一句道杏花過雨陳子高曾有寒食
詞寄謁金門

柳絲碧柳下人家寒食鶯語匆匆花寂寂玉階春
草溼○閒凭煙籠無力心事有誰知得檀炷繞牕
背壁杏花殘雨滴

第二句道漸殘紅零落臙脂顏色李易安曾有暮春
詞寄品令

零落殘紅似臙脂顏色一年春事柳飛輕絮筍添
新竹寂寞幽對小園嫩綠○登臨未足悵遊子歸
期促他年清夢千里猶到城陰溪曲應有淩波時

爲故人凝目

第三句道流水飄香延安李氏曾有春雨詞寄浣溪
沙

無力薔薇帶雨低多情蝴蝶趁花飛流水飄香乳
燕啼○南浦魂銷春不管東陽衣減鏡先知小樓
今夜月依依

第四句道人漸遠難托春心脉脉寶月禪師曾有春
詞寄柳梢青

脉脉春心情人漸遠難托離愁雨後寒輕風前香
軟春在梨花○行人倚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

門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第五句第六句道恨別王孫、牆陰目斷、歐陽永叔曾有清明詞、寄一斛珠、

傷春懷抱、清明過後、鶯花好、勸君莫向愁人道、又被香輪輾破、青青草、○夜來風月、連清曉、牆陰目斷、無人到、恨別王孫、愁多少、猶頓春寒未放花枝老、

第七句道誰把青梅摘、鼯無咎、曾有春詞寄清商怨、風搖動、雨濛鬆、翠條柔弱、花頭重、春衫窄、嬌無力、記得當初、共伊把青梅來摘、○都如夢、何時共、可

憐、欹損釵頭鳳、關山隔、暮雲碧、燕子來也、全然又無些子消息、

第八句第九句道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柳耆卿曾有春詞寄清平樂、

陰晴未定、薄日烘雲影、金鞍何處尋芳徑、綠楊依舊、南陌靜、○厭厭幾許春情、可憐老去難成、看取鑷殘霜鬢、不隨芳艸重生、

第十句道消散雲雨、須臾、晏叔原曾有春詞寄虞美人、

飛花自有牽情處、不回枝邊住、曉風飄薄已堪愁、

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消散須與雲雨，怨閒倚
關午見遠、彈雙淚。溼香紅，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第十一句道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魏夫人曾有春
詞寄捲珠簾

記得來時春未暮，執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
心共花語，爭尋雙朶爭先去。○多情因甚相辜負，
有輕拆輕離，向誰分訴。淚溼海棠花枝處，東君空
把奴分付

第十二句道燕語千般，康伯可曾有春詞寄減字木
蘭花

楊花飄盡，雲壓綠陰風乍定。簾幕閒垂，弄語千般
燕子飛。○小樓深靜，睡起殘妝猶未整。夢不成歸，
淚滴班金縷衣

第十三句道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秦少游曾有春
詞寄夜遊宮

何事東君又去，空滿院落花飛絮。巧燕呢喃向人
語，何曾解說伊家些子。○况是傷心緒，念箇人兒
成睽阻。一覺相思夢回處，連宵雨。更那堪聞杜宇。
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厚約深盟，除非重見，黃魯直
曾有春詞寄搗練子

梅凋粉柳搖金微雨輕風歛陌塵厚約深盟何處
訴除非重見那人人

第十六句道見了方端的周美成曾有春詞寄瀟瀟

金

梅花漏洩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呈霜鬢白
念時光堪惜○蘭堂把酒思佳客黛眉頻愁春色
音書千里相疎隔見了方端的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歐
陽永叔曾有詞寄蝶戀花

簾幕東風寒料峭雪裏梅花先報春來早而今無

香睡二字
可作猶房
軒名

奈寸腸思堆積千愁空懊惱○旋煖金爐薰蘭藻
悶把金刀剪彩呈纖巧繡被五更香睡好羅幃不
覺紗牕曉

話說沈文述是一箇士人自家今日也說一箇士人
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躑蹌作怪的小
說我且問你這箇秀才姓甚名誰却說紹興十年間
有箇秀才是福州威武軍人姓吳名洪離了鄉里來
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指望

一舉首登龍虎榜

十年身到鳳凰池

爭知道時運未至一舉不中吳秀才悶悶不已又沒

甚麼盤纏也自羞歸故里且只得胡亂在今時州橋下開一箇小小學堂度日等待後三年春榜動選場開再去求取功名逐月却與幾箇小男女打交撚指開學堂後也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兒們來與他教訓頗自有些趲足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箇人入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却是半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元來那婆子是箇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婆在那里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

塘門裏沿城住教授問婆婆高壽婆子道老媳婦犬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老媳婦愚見也少不得一箇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却沒這般頭惱婆子道這箇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臥帶一箇從嫁又好人材却有一床樂器都會又寫得算得又是嗶嚙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箇讀書官人教授却是要也不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

道若還真箇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箇小娘子，如今在那里。婆子道：好教教授得知這箇小娘子，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有兩箇月，不知放了多少帖子，也曾有省部院裏當職事的來說他，也曾有內諸司當差的來說他，也曾有門面舖席人來說他，只是高來不成，低來不就。小娘子道：我只要嫁箇讀書官人，更兼又沒有爹娘，只有一箇從嫁，多喚錦兒，因他一床樂器都會，一府裏人都叫做李樂娘。見今在白雁池一箇舊鄰舍家裏住，兩箇兀自說猶未了，只見風吹起門前布簾兒來，一箇人從門首過去。王

婆道：教授你見過去的那人麼？便是你有分取他做渾家。王婆出門趕上，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李樂娘在他家住的，姓陳，喚做陳乾娘。王婆廝趕着入來，與吳教授相揖罷。王婆道：乾娘宅裏小娘子說親成也未？乾娘道：說不得，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只是喫他執拗的苦，口口聲聲，只要嫁箇讀書官人，却又沒這般巧。王婆道：我却有箇好親在這裏，未知乾娘與小娘子肯也不。乾娘道：却教孩兒嫁兀誰？王婆指着吳教授道：我教小娘子嫁這箇官人，却是好也不好？乾娘道：休取笑，若嫁得這箇官人，可知好哩。吳教授當日

一日教不得學把那小男女早放了都唱了喏先歸去教授却把一把鎖鎖了門同着兩箇婆子上街免不得買些酒相待他們三盃之後王婆起身道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却問乾娘覓一箇帖子乾娘道老媳婦有在這裏側手從抹胸裏取出一箇帖子來王婆道乾娘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旱地上打不得拍浮你便約了一日帶了小娘子和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裏等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箇乾娘應允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教授還了酒錢歸家把閒話提過到那日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放了學生

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兩箇同入酒店裏來到得樓上陳乾娘接着教授便問道小娘子在那裏乾娘道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裏坐地教授把三寸舌尖舐破窓眼兒張一張喝聲采不知高低道兩箇都不是人如何不是人元來見他生得好了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恁地道他不是人看那李樂娘時

水剪雙眸花生丹臉雲鬢輕梳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意態自然

迥出倫輩有如織女下瑤臺、渾似嫦娥離月殿、
看那從嫁錦兒時、

眸清可愛鬢聳堪觀、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
花未艷、肌膚嫩玉生香、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螺
髻插短短紫金釵子、如撚青梅窺小俊、似騎紅杏
出牆頭、

自從當日插了釵離不得下財納禮、奠雁傳書、不則
一日、吳教授取過那婦女來、夫妻兩箇好說得着、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
休書、結下來生雙綰帶、

却說一日是月半、學生子都來得早、要拜孔夫子、吳
教授道、姐姐我先起去、來那竈前過、看那從嫁錦兒
時、脊背後披着一帶頭髮、一雙眼插將上去、版項上
血污着、教授看見大叫一聲、匹然倒地、即時渾家來
救得甦醒、錦兒也來扶起、渾家道、丈夫你見甚麼來、
吳教授是箇養家人、不成說道我見錦兒恁地來、自
已也認做眼花了、只得使箇脫空、瞞過道、姐姐我起
來時、少着了件衣裳、被冷風一吹、忽然頭暈倒了、錦
兒慌忙安排些箇安魂定魄湯與他喫罷、自沒事了、
只是吳教授肚裏有些疑惑話、休絮煩、時遇清明節、

假學生子却都不來教授分付了。渾家換了衣服，出去閒走一遭，取路過萬松嶺，出今時淨慈寺裏，看了一會，却待出來，只見一箇人看着吳教授唱箇喏。教授還禮不迭，却不是別人，是淨慈寺對門酒店裏量酒，說道：店中一箇官人教男女來請官人。吳教授同量酒入酒店來時，不是別人，是王七府判兒，喚做王七三官人，兩箇叙禮罷。王七三官人道：適來見教授，又不敢相叫，特地教量酒來相請。教授道：七三官人，如今那裏去？王七三官人口裏不說，肚裏思量吳教授新娶一箇老婆在家，不多時，你看我消遣他則箇

道：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裏墳頭走一遭，早間看墳的人來說道：桃花發，杜鰲又熟，我們去那裏喫三盃。教授道：也好，兩箇出那酒店，取路來蘇公堤上，看那遊春的人，真箇是

人煙輻輳，車馬駢闐，只見和風扇景，麗日增明，流鶯囀綠柳陰中，粉蝶戲奇花枝上，管絃動處是誰家舞榭歌臺，語笑喧時，斜側傍春樓夏閣，香車競逐，玉勒爭馳，白面郎敲金鞵響，紅粧人揭繡簾看。南新路口討一隻船，直到毛家步上，所迤遲過玉泉龍井，王七三官人家裏墳，直在西山駝獻嶺下，好座

警世通言 卷十四
高嶺下那嶺去行過一里到了墳頭看墳的張安接
見了王七三官人即時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側
首一箇小小花園內兩箇入去坐地又是自做的杜
醞喫得大醉看那天色時早已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人罷
釣漁父賣魚歸竹徑牧童騎犢入花村

天色却晚吳教授要起身王七三官人道再喫一盃
我和你同去我們過駝獻嶺九里松路上妓弟人家
睡一夜吳教授口裏不說肚裏思量我新娶一箇老
婆在家裏干顙我一夜不歸去我老婆須在家等如

何是好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走到那裏也關了
只得與王七三官人手厮挽着上駝獻嶺來你道事
有湊巧物有故然就那嶺上雲生東北霧長西南下
一陣大雨果然是銀河倒瀉滄海盆傾好陣大雨且
是沒躲處冒着雨又行了數十步見一箇小小竹門
樓王七三官人道且在這裏躲一躲不是來門樓下
躲雨却是

猪羊走入屠宰家

一脚脚來尋死路

兩箇奔來躲雨時看來却是一箇野墓園只那門前
一箇門樓兒裏面都沒甚麼屋宇石坡上兩箇坐着

等雨住了行，正大雨下，只見一箇人貌類獄子院家，打扮從隔壁竹籬笆裏跳入墓園，走將去墓堆子上，叫道：「朱小四，你這廝有人請喚，今日須當你這廝出頭墓堆子裏。」謾應道：「阿公，小四來也。」不多時，墓上土開，跳出一箇人來，獄子廝趕着了自去。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背膝展展，兩股不搖而自顫，看那雨却住了，兩箇又走，地下又滑，肚裏又怕，心頭一似小鹿兒跳，一雙脚一似鬪敗公雞，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再也不敢回頭。行到山頂上，側着耳朵聽時，空谷傳聲，聽得林子裏面斷棒響，不多時，則見獄子驅

將墓堆子裏跳出那箇人來，兩箇見了，又走嶺側首，却有一箇敗落山神廟，人去廟裏，慌忙把兩扇廟門關了，兩箇把身軀抵着廟門，真箇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聽那外邊時，只聽得一箇人聲喚過去，道：「打殺我也。」一箇人道：「打脊魍魎，你這廝許了我人情，又不還我，怎的不打你？」王七三官人低低說與吳教授道：「你聽得外面過去的，便是那獄子和墓堆裏跳出來的。」兩箇在裏面顫做一團。吳教授却埋怨王七三官人道：「你沒事教我在這裏受驚受怕，我家中渾家却不知怎地盼望，兀自說言未了，只聽得外面有

人敲門道開門則箇兩箇問道你是誰仔細聽時却是婦女聲音道王七三官人好也你却將我丈夫在這裏一夜直教我尋到這裏錦兒我和你推開門兒叫你爹爹吳教授聽得外面聲音不是別人是我渾家和錦兒怎知道我和王七三官人在這裏莫教也是鬼兩箇都不敢則聲只聽得外面說道你不開廟門我却從廟門縫裏鑽入來兩箇聽得恁地說日裏喫的酒都變做冷汗出來只聽得外面又道告媽媽不是錦兒多口不如媽媽且歸明日爹爹自歸來渾家道錦兒你也說得是我且歸去了却理會却叫道

王七三官人我且歸去你明朝却送我丈夫歸來則箇兩箇那裏敢應他婦女和錦兒說了自去王七三官人說吳教授你家裏老婆和從嫁錦兒都是鬼這裏也不是人去處我們走休拔開廟門看時約莫是五更天氣兀自未有人行兩箇下得嶺來尚有一里多路見一所林子裏走出兩箇人來上手的是陳乾娘下手的是王婆道吳教授我們等你多時你和王七三官人却從那裏來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看見道這兩箇婆子也是鬼了我們走休真箇便是奔鹿跳猿躍鶻飛下那嶺來後面兩箇婆子兀自慢慢

地趕來，一夜熱亂，不會喫一些物事，肚裏又饑，一夜見這許多不祥，怎地得箇生人來衝一衝，正恁地說，則見嶺下一家人家，門前掛着一枝松柯兒。王七三官人道：這裏多則是賣茅柴酒，我們就這裏買些酒，喫了助威，一道躲那兩箇婆子，恰待奔入這店裏來，見箇男女。

頭上裹一頂牛膽青頭巾，身上裹一條猪肝赤肚帶，舊瞞襠袴，脚下草鞋。

王七三官人道：你這酒怎地賣？只見那漢道：未有湯哩。吳教授道：且把一碗冷的來。只見那人也不則聲。

也不則氣。王七三官人道：這箇開酒店的漢子，又慳，也是鬼了。我們走休。兀自說未了，就店裏起一陣風。

非千虎嘯，不是龍吟，明不能謝柳，開花暗藏着山妖水怪，吹開地獄門前土，惹引酆都山下塵。

風過處，看時也不見了，酒保也不見有酒店，兩箇立在墓堆子上，說得兩箇魂不附體，急急取路到九里松麴院前，討了一隻船，直到錢塘門，上了岸。王七三官人自取路歸家，吳教授一徑先來錢塘門城下，王婆家裏看時，見一把鎖鎖着門，問那隣舍時，道：王婆

自死五箇月有零了，謊得吳教授目瞬口呆，罔知所措。一程離了錢塘門，取今時景靈宮貢院前，過梅家橋到白雁池邊，來問到陳乾娘門首時，十字兒竹竿封着門，一椀官燈在門前，上面寫着八箇字道：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問那裏時，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不離了白雁池，取路歸到州橋下，見自己屋裏，一把鎖鎖着門，問鄰舍家裏，拙妻和粗婢那裏去了。鄰舍道：教授昨日一出門，小娘子分付了我們，自和錦兒往乾娘家裏去，直到如今不歸。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相覷，做聲不得，只見一箇癩道人，看着吳教授道：觀公妖氣太重，我與你早早斷除，免致後患。吳教授即時請那道人入去，安些香燭符水。那箇道人作起法來，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員神將出現。

黃羅抹額錦帶纏腰，皂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劍橫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龍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爲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壇畔，權爲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號。

神將聲喏道：真君遣何方使令，真人道：在吳洪家裏與妖併馱，獻嶺上爲怪的，都與我捉來。神將領旨，就

吳教授家裏起一陣風

無形無影透人懷

二月桃花被綽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風過處、捉將幾箇爲怪的來。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位樂娘，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從嫁錦兒，因通判夫人妬色，喫打了一頓，因恁地自割殺他，自是割殺的鬼。王婆是害水蠱病死的鬼，保親陳乾娘，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落在池裏死的鬼，在駝獻嶺上，被獄子呷開墓堆，跳出來的朱小四，在日看墳，害勞病死的鬼，那箇嶺下開酒店的，是害

傷寒死的鬼。道人一一審問明白，去腰邊取出一箇葫蘆來，人見時，便道是葫蘆鬼。見時，便是酆都獄作起法來，那些鬼箇箇抱頭鼠竄，捉入葫蘆中，分付吳教授，把來埋在駝獻嶺下。癩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撇，變做一隻仙鶴，道人乘鶴而去。吳教授直下拜道：吳洪肉眼不識神仙，情願相隨出家，望真仙教度弟子。則箇只見道人道：我乃上界甘真人，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墮落今生，罰爲貧儒，教你備嘗鬼趣，消遣色情。你今既已看破，便可離塵，辦道。直待一紀之年，吾當度汝。

說罷化陣清風不見了。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天下。十二年後遇甘真人于終南山中從之而去。詩曰

一心辨道絕凡塵
邪正盡從心剖判

衆魅如何敢觸人
西山鬼窟早翻身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寒翁得馬非爲吉

宋子雙盲豈是凶

禍福前程如漆暗

但平方寸答天公

話說蘇州府城內有個玄都觀乃是梁朝所建唐刺史劉禹錫有詩道玄都觀裏桃千樹就是此地一名爲玄妙觀這觀踞郡城之中爲姑蘇之勝基址寬廠廟貌崇宏上至三清下至十殿無所不備各房黃冠道士何止數百內中有個北極真武殿俗名祖師殿這一房道士世傳正一道教善能書符遣將剖斷人

聞禍福於中單表一個道士俗家姓張手中慣弄一箇皮雀見人都喚他做張皮雀其人有些古怪暈酒自不必說偏好喫一件東西是甚東西

吠月荒村裡

奔風臘雪天

分明一太字

移點在傍邊

他好喫的是狗肉屠狗店裡把他做箇好主顧若打得一隻壯狗定去報他來喫喫得快活時人家送得錢來都把與他也不算帳或有鬼祟作耗求他書符鎮宅遇着喫狗肉就把筋蘸着狗肉汁寫箇符去教人貼於大門隣人往往夜見貼符之處如有神將往

凡人又要
喫又要錢
所以不成

來其崇立止有個矯大戶家積年開典獲利感謝天地欲建一壇齋醮酬答已請過了清真觀裡周道士主壇周道士誇張皮雀之高矯公亦慕其名命主管即時相請那矯家養一隻防宅狗甚是肥壯張皮雀平昔看眼裡今番見他相請說道你若要我來時須打這隻狗請我待狗肉煮得稀爛酒也盪熱了我纔到你家裡主管回復了矯公矯公曉得他是蹺蹊古怪的人只得依允果然盪熱了酒煮爛了狗肉張皮雀到門主人迎入堂中告以相請之意堂中香火燈燭擺得齊整供養着一堂神道衆道士已起過香

頭不張皮雀昂然而入也不禮神也不與眾道士作揖口中只叫快將爛狗肉來喫酒要熱些矯公道且看他喫了酒肉如何作用當下大盤裝狗肉大壺盛酒擺列張皮雀面前恣意飲啖喫得盤無餘骨酒無餘滴十分醉飽叫道活噪喫得快活嘴也不抹一抹望着拜神的鋪氈上倒頭而睡鼻息如雷自酉牌直睡至下半夜眾道士醮事已完兀自未醒又不敢去動揮他矯公等得不耐煩到埋怨周道士起來周道士自覺無顏不敢分辨想道張皮雀時常喫醉了一睡兩三日不起今番正不知幾時纔醒只得將表章

焚化了辭神謝將收拾道場弄到五更眾道士喫了酒飯剛欲告辭只見張皮雀在拜氈上跳將起來團團一轉亂叫十日十日五日五日矯公和眾道士見他風了都走來圍着看周道士膽大向前抱住將他喚醒了口裡還叫五日五日周道士問其緣故張皮雀道適纔表章誰人寫的周道士道是小道親手繕寫的張皮雀道中間落了一字差了兩字矯公道學生也親口念過幾遍並無差落那有此話張皮雀在袖中簌簌響抽出一幅黃紙來道這不是表章眾人看見各各駭然道這表章已焚化了如何却在他袖

中紙角兒也不動半毫仔細再念一遍到天尊寶號中果然落了一字却看不出差處張皮雀指出其中

一聯云

吃虧吃苦掙來一倍之錢
奈短奈長僅作千金之子

吃虧吃苦該寫喫字今寫吃字是吃舌的吃字了喫音赤吃音格兩音也不同奈字是李奈之奈奈字是奈何之奈耐字是耐煩之耐奈短奈長該寫耐煩的耐字奈是菓名借用不得你欺負上帝不識字麼如今上帝大怒教我也難處矯公和衆道士見了表文

公富不仁
已看樣

不敢不信一齊都求告道如今重修章奏再建齋壇不知可否張皮雀道沒用沒用你表文上差落字面還是小事上帝因你有這道奏章在天曹日記簿上查你的善惡你自開解庫爲富不仁輕究出重究入水絲出足紋入兼將解下的珠寶但揀好的都換了自用又凡質物值錢者纔足了年數就假托變賣過了不准贖取如此刻剝貧戶以致肥饒你奏章中全無悔罪之言多是自誇之語已命雷部於即日焚燒汝屋蕩燬你的家私我只爲感你一狗之惠求寬至十日上帝不允再三懇告已准到五日了你可出個

曉字凡五日內來贖典者免利只收本錢其向來欺心換人珠寶賴人質物雖然勢難吐退發心喜捨變賣爲修橋補路之費有此善行上帝必然回嗔或者收回雷部也未可知矯公初時也還有信從之意聽說到收回雷部也未可知不免有疑這風道士必然假托此因來布施我的財物難道雷部如此易收易放況且掌財的人筭本筭利怎肯放鬆口中答應心下不以爲然張皮雀和衆道士辭別自去了矯公將此話閣起不行到第五日解庫裡火起前堂後廳燒做白地第二日這些質當的人家都來討當又不

肯賠償結起訟來連田地都賣了矯大戶一貧如洗有人知道張皮雀曾預言雷火之期從此益敬而畏之張皮雀在玄都觀五十餘年後因渡錢塘江風逆難行張皮雀遣天將打纜其去如飛皮雀呵呵大笑觸了天將之怒爲其所擊而死後有人於徽商家扶鸞皮雀降筆自稱原是天上荀元帥塵緣已滿衆將請他上天歸班非擊死也徽商聞真武殿之靈異捨施于金於殿前堆一石假山以爲壯觀之助這假山雖則美觀反破了風水從此本房道侶更無得道者詩云

雷火曾將典庫焚

符驅鬼祟果然真

玄都觀裡張皮雀

莫道無神也有神

爲何說這張皮雀的話，只爲一般有個人家，信了書符，召將險些兒，冤害了人的性命。那人姓金，名滿，也是蘇州府崑山縣人。少時讀書，不就將銀，援例納了個令史，就叅在本縣戶房爲吏。他原是個乖巧的人，待人接物，十分克己，同役中甚是得合，做不上三四箇月，令史衙門上下沒一個不喜歡他。又去結交這些門子，要他在知縣相公面前幫襯，不時請他們喫酒，又送些小物事。但遇知縣相公比較審問，到夜靜

更深時，他便留在家中宿歇，日逐打誦，那門子也都感激在縣主面前，雖不能用力，每事却也十分周全。時遇五月中旬，金令史知吏房要開各吏送闔庫房，思量要謀這個美缺。那庫房舊例，一吏輪管兩季任，憑縣主隨意點的衆吏，因見是個利藪，人人思想要管。屢屢縣主點來，都不肯服，却去上司具呈批准，要六房中擇家道殷實老成無過犯的，當堂拈鬮。各吏具結申報，上司若新叅及役將滿者，俱不許鬮。然雖如此，其權出在吏房，但平日與吏房相厚的，送些東道，他便混帳開上去。那里管新叅役滿家道殷實不

殷實這叫做官清私暗，却說金滿暗想道：我雖是新
參，那吏房劉令史與我甚厚，拚送些東西與他，自然
送關的若關得着，也不枉費這一片心機。倘關不着，
却不空丟了銀子，又被人笑話。怎得一箇必着之策，
便好忽然想起門子王文英。他在衙門有年，甚有見
識，何不尋他計較。一徑走出縣來，恰好縣門口就遇
着王文英道：金阿叔，忙忙的那里去？金滿道：好兄弟，
正來尋你說話。王文英道：有什麼事作成我？金滿道：
我與你坐了，方好說。二人來到側邊一個酒店裡坐
下，金滿一頭喫酒，一頭把要謀庫房的事說與王文

英知道。王文英說：此事只要吏房開得上去，包在我
身上，使你關着。金滿道：吏房是不必說了，但當堂拈
關，怎麼這等把穩？王文英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
此，何難之有？金滿大喜，連聲稱謝。若得如此，自當厚
謝。二人又喫了一回，起身會鈔而別。金滿回到公廨
裡，買東買西，備下夜飯，請吏房令史劉雲到家，將上
項事與他說知。劉雲應允，金滿取出五兩銀子，送與
劉雲。道些小薄禮，先送阿哥買菓喫。待事成了，再找
五兩。劉雲假意謙讓道：自己弟兄，怎麼這樣客氣？金
滿道：阿哥從直些罷，不嫌輕，就是阿哥的盛情了。劉

雲道既如此，我權收去再處，把銀袖了，擺出果品肴饌，二人杯來盞去，直飲至更深而散。明日有一令史察聽了些風聲，拉了衆吏與劉雲說：「金某他是個新叅，未及半年，怎麼就想要做庫房？這箇定然不成的。你要開，只管開，少不得要當堂稟的，恐怕連你也没趣。那時却不要見怪。」劉雲道：「你們不要亂嚷，凡事也要通個情，就是他在衆人面上一團和氣，並無一毫不到之處，便開上去，難道就是他闔着了？這是落得做人情的事，若去一稟，朋友面上又不好看。說起來，只是我們薄情，又一個道爭名爭利，顧得什麼朋友。」

老成之見

不朋友薄情，不薄情。劉雲道：「愛不要與人爭，只去與命爭，是這樣說。明日就是你闔着便好，若不是你連這幾句話也是多的，還要筭長。內中有兩個老成的，見劉雲說得有理，便道：「老劉，你的話雖是，但他忒性急了，就是做庫房未知是禍是福，直等結了局，方纔見得好歹。什麼正經做也罷，不做也罷，不要開爭。各人自去幹正事，遂各散去。金滿聞得衆人有言，恐怕不穩，又去揭債，央本縣顯要士夫寫書囑托知縣相公，讀他老成明理家道，頗裕諸事，可托。這分明是叫把庫房與他管，但不好明言耳。話休煩絮，到拈闔。」

這日劉雲將應闈各吏名字開列一單呈與知縣相公看了，喚裡書房一樣寫下條子，又呈上看罷，命門子亂亂的摠做一堆，然後唱名取闈。那捲闈傳遞的門子，便是王文英，已作下弊。金滿一手拈起，扯開恰好，正是你道當堂拈闈，怎麼作得弊。原來劉雲開上去的名單，却從吏戶禮兵刑工，挨次寫的。吏房也有管過的，也有役滿快的，已不在數內。金滿是戶房司吏，單上便是第一名了。那王文英捲闈的時節，已做下賄號。金滿第一箇上去拈時，却不似易如反掌。眾人那知就裡，正是

隨你官清似水

難逃吏滑如油

當時衆吏見金滿闈着，都跪下稟說他是個新叅，尚不該闈庫。况且錢糧于係不是小事，俱要具結申報上司的。若是金滿管了庫，衆吏不敢輕易執結的。縣主道：既是新叅，就不該闈在單上了。衆吏道：這是吏房劉雲得了他賄賂，混闈在上面的。縣主道：吏房既是混開你衆人，何不先來稟明，直等他闈着了，方來稟話。明明是箇妬忌之意。衆人見本官做了主，誰敢再道箇不字。反討了一場沒趣。縣主落得在鄉官面上做箇人情，又且當堂闈着，更無班駁。那些衆吏雖

懷妬忌無可奈何，做好做歎的說。發金滿備了一席戲酒，方出結狀申報上司，不在話下。且說金滿自六月初一日交盤上庫接管，就把五兩銀子謝了劉雲。那些門子因作弊成全了他，當做恩人相看，比前愈加親密。他雖則管了庫，正在農忙之際，諸事俱停。那裏有什麼錢糧完納到七八月裡，却又個把月不下雨，做了箇秋旱，雖不至全災，却也是箇半荒。鄉間人紛紛的都來告荒，知縣相公只得各處去踏勘，也沒甚大生意眼，見得這半年庫房扯得直就勾了時光，迅速不覺到了十一月裡。欽天監奏准本月十五日

月，銜行文天下救護。本府奉文帖下屬縣，是夜知縣相公聚集僚屬師生僧道人等在縣救護，舊例庫房備辦公宴於後堂，款待衆官。金滿因無人相幫，將銀教廚夫備下酒席，自己却不敢離庫轉央劉雲及門子在席上點管酒器支持諸事。衆官不過拜幾拜，應了故事，都到後堂飲酒，只留這些僧道在前邊打一套鏡鼓，吹一番細樂，直鬧到四更方散。剛剛收拾得完，恰又報新按院到任，縣主急忙忙下船到府迎接。又要支持船上往還供應，准准的一夜眼也不合。天明，了查點東西時，不見了四錠元寶，金滿自想昨日

警世通言 卷十五
並不曾離庫，有誰人用障眼法偷去了，只恐怕還失落在那里，各處搜尋，那裡見箇分毫，着了急，連聲叫若道這般晦氣，却失了這二百兩銀子，如今把什麼來賠補？若不賠時，一定經官出醜，如何是好？一頭叫言，一邊又重新尋起，就把這間屋翻轉來，何嘗有個影兒，慌做一堆，正沒理會，那時外邊都曉得庫裡失了銀子，盡來探問，到拌得口乾舌碎，內中單喜歡得那幾個不容他管庫的令史，一味說清話，做鬼臉，喜談樂道，正是

幸災樂禍千人有

替力分憂半個無

過了五六日，知縣相公接了按院回到縣裡，金滿只得將此事稟知縣主，縣主還未開口，那幾個令史在傍邊你一嘴，我一句道：「自己管庫沒了銀子，不去賠補，到對老爺說，難道老爺賠不成？」縣主因前番闔庫時有些偏護了金滿，今日沒了銀子，頗有赧容，喝道：「庫中是你執掌，又沒閒人到來，怎麼沒了銀子？必竟將去闔賭花費了，在此支吾，今且饒你的打限十日，內將銀補庫，如無定然，叅究金滿氣悶悶地，走出縣來，即時尋縣中陰捕商議，江南人說陰捕就是北方叫番子手，一般其在官有名者謂之官捕，幫手謂之

白捕金令史不拘官捕白捕都邀過來到酒店中喫三杯說道金某今日勞動列位非爲己私四錠元寶尋常人家可有不比散碎的好用少不得敗露出來只要列位用心若緝訪得實拿獲賊盜時小子願出白金二十兩酬勞捕人齊答應道當得當得一日三三日九看看十日限足捕人也喫了幾遍酒水全無影響知縣相公叫金滿問銀子有了麼金滿稟道小的同捕人緝訪尚無踪跡知縣喝道我限你十日內賠補那等得你緝訪叫左右揣下去打金滿叩頭求饒道小的願賠只求老爺再寬十日容變賣家私什物知縣准了轉限金滿管庫又不曾趁得幾多東西今日平白地要賠這二百兩銀子甚費措置家中首飾衣服之類盡數變賣也還不勾身邊畜得一婢小名金杏年方一十五歲生得甚有姿色

鼻端面正齒白唇紅兩道秀眉一雙嬌眼鬢似烏雲髮委地手如尖笋肉凝脂分明荳蔻尚含香凝似天桃初發蕊

金令史平昔愛知已女欲要把這婢子來出脫思想再等一二年遇個貴人公子或小妻或通房嫁他出去也討得百來兩銀子如今忙不擇價豈不可惜左

思右想只得把住身的幾間房子權解與人將銀子湊足二百兩之數傾成四個元寶當堂兌准封貯庫上分付他下次小心金令史心中好生不樂把庫門鎖了回到公廨裡獨坐在門首越想越惱着甚來由用了這主屈財却不是青白晦氣正納悶間只見家裡小厮叫做秀童喫得半醉從外走來見了家長倒退幾步金令史罵道蠢奴才家長氣悶你到快活喫酒我手裡沒錢使用你到有閒錢買酒喫秀童道我見阿爹兩日氣悶連我也不喜歡常聽見人說酒可忘憂身邊偶然積得幾分銀子買杯中物來散悶阿

爹若沒錢買酒時我還餘得有一壺酒錢在店上取來就是金令史喝道誰要你的喫原來蘇州有件風俗大凡做令史的不拘內外人都稱他爲相公秀童是九歲時賣在金家的自小撫養今已二十餘歲只當過繼的義男故稱阿爹那秀童要取壺酒與阿爹散悶是一團孝順之心誰知人心不同到挑動了家長的。一個機括險些兒送了秀童的性命正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於枯桑

當時秀童自進去了金令史驀然想道這一夜眼也不曾合那里有外人進來偷了去只有秀童拿遮東

展轉幾想
掃盡如見

西進來幾次，難道這銀子是他偷了？又想到這小廝自幼跟隨奔走，甚是得力，從不見他手脚有甚毛病，如何抖然生起盜心？又想到這小廝平嘗好酒，凡為盜的，都從好酒賭錢兩件上起。他喫溜了口，沒處來，友見了大錠銀子，又且手邊方便，如何不愛？不然終日買酒喫，那里來這許多錢？又想到不是他，他就要偷時，或者留幾塊散碎銀子，這大錠元寶沒有，這個力量就偷了。時那里出，終不然放在錢櫃上零支錢少不得也。露人眼目，就是拿出去時，只好一錠，還留下三錠在家。我今夜把他床鋪搜檢一番，便知分

此回書原
為破巫覡
之志而作

曉又想到這也不是常法。他若果偷了這大銀，必然寄頓在家中，父母處怎肯還放在身邊？搜不着時，反惹他笑，若不是他偷的，冤了他一場，反冷了他的心腸。哦，有計了！聞得郡城有個莫道人，召將斷事，吉凶如覩，見寓在玉峯寺中，何不請他來一問，以決胸中之疑？過了一夜，次日金滿早起，分付秀童買些香燭，紙馬果品之類，也要買些酒肉為謝，將之用。自己却到玉峰寺去請莫道人，却說金令史舊鄰有個開漢，叫做計七官，偶在街上看見秀童買了許多東西，氣忿忿的走來，問其緣故。秀童道：說也好笑，我爹真是

交了敗運，幹這樣沒正經事，二百兩銀子，已自賠去了，認了晦氣，罷休却又聽了別人言語，請什麼道人來，召將那賊道，今日鬼混，哄了些酒肉喫了，明日少不得還要索謝，成不成，喫三瓶本錢去，得不爽快，又添些利錢上去，好沒要緊。七官人，你想這些道人，可有真正活神仙在裡面麼？有這好酒好肉，到把與秀童，弊了，還替我爹出得些氣力，齋了這賊道的嘴，嚼噪也可謝你一聲麼？正說之間，恰好金令史從玉峯寺轉來，秀童見家長來了，自去了。金滿與計七官相見，問道：你與秀童說甚麼？計七官也不信，召將之事

心氣的件
件挑動了
惡机括

的，就把秀童適纔所言述了一遍，又道：這小厮到也有些見識，金滿沉吟無語。那計七官也只當閒話敘過，不想又挑動了家長一個機括。

只因家長心疑

險使童兒命喪

金令史別了計七官，自回縣裡，腹內躊躇，這話一發可疑。他若不曾偷銀子，由我召將便了，如何要他怪那個道士？口雖不言，分明是土中曲蟮，滿肚泥心。少停，莫道人到了，掛設壇場，却將隣家一個小學生附體。莫道人做張做智，步罡踏斗，念呪書符，小學生就舞將起來，像一個捧劍之勢，口稱鄧將軍下壇，其聲

頗洪不似小學生口氣金滿見真將下降叩首不迭志心通陳求判偷銀之賊天將搖首道不可說不可說金滿再三叩求願乞大將指示真盜姓名莫道人又將靈牌施設喝道

鬼神無私

明彰報應

有叩卽答

急急如令

金滿叩之不已天將道屏退閒人吾當告汝其時這些令史們家人及衙門內做公的聞得莫道人在金家召將做一件希奇之事都走來看塞做一屋金滿好言好語都請出去了只剩得秀童一人在傍答應

天將叫道還有閒人莫道人對金令史說連秀童都遣出屋外去天將教金滿舒出手來金滿跪而舒其左手天將伸指頭蘸酒在金滿手心內寫出秀童二字喝道記着金滿大驚正合他心中所疑猶恐未的叩頭嘿嘿祝告道金滿撫養秀童已十餘年從無偷竊之行若此銀果然是他所盜便當嚴刑究訊此非輕易之事神明在上乞再加詳察莫隨人心莫隨人意天將又蘸着酒在桌上寫出秀童二字又向空中指畫詳其字勢亦此二字金滿以爲實然更無疑矣當下莫道人書了退符小學生望後便倒扶起良久

方醒問之一無所知金滿把謝將的三牲與莫道人散了福只推送他一步連夜去喚陰捕拿賊爲頭的張陰捕叫做張二哥當下叩其所以金令史將秀童口中所言及天將三遍指名之事備細說了連陰捕也有八九分道是只不是他緝訪來的不去擔這干繫推辭道未經到官難以弔拷金滿是衙門中出入的豈不會意便道此事有我做主與列位無涉只要嚴刑究拷拷得真贓出來向時所許二十兩不敢短少分毫張陰捕應允同兄弟四哥去叫了幫手卽時隨金令史行走此時已有起更時分秀童收拾了堂

中家火喫了夜飯正提碗行燈出縣來迎候家主纔出得縣門被三四個陰捕將麻繩望頸上便套不由分說直拖至城外一箇冷舖裡來秀童却待開口被陰捕將鐵尺向肩胛上痛打一下大喝道你幹得好事秀童負痛叫道我幹何事來陰捕道你偷庫內這四錠元寶藏於何處窩在那家你家主已訪實了把你交付我等你快快招了免喫痛苦秀童叫天叫地的哭將起來自古道

有理言自壯

負屈聲必高

秀童其實不曾做賊被陰捕如法弔拷秀童疼痛難

忍咬牙切齒，只是不招。原來大明律一款：捕盜不許私刑，弔拷若審出真盜，解官有功，倘若不肯招認，放了去時，明日被他告官說誣，陷平民罪當反坐。衆捕盜弔打拶夾，都已行過，見秀童不招，心下也着了忙。商議只有閻王門鐵膝褲兩件未試，閻王門是腦箍，上了箍，眼睛內烏珠都漲出寸許，鐵膝褲是將石屑放於夾棍之內，未曾收緊，痛已異常。這是拷賊的極刑了。秀童上了腦箍，死而復蘇者數次，昏憤中承認了。醒來依舊說沒有。陰捕又要上鐵膝褲，秀童忍痛不起，只得招道：是我一時見財起意，偷來藏在姐夫

李大家床下，還不曾動。陰捕將板門擡，秀童到於家中，用粥湯將息。等候天明，到金令史公廨裡來報信。此時秀童奄奄一息，爬走不動了。金令史叫了船隻，自同捕役到李大家去起。驥李大家住鄉間，與秀童爹娘家相去不遠。陰捕到時，李大又不在家，嚇得秀童的姐兒面如土色，正不知甚麼緣故，開了後門，望爹娘家奔去了。陰捕走入卧房，發開床脚，看地下土實不鬆，已知虛言。金令史定要將鋤頭墾起，起土尺餘，並無一物。衆人道：有心到這裡，蓄惱一番了。翻箱倒籠，滿屋尋一個遍，那有些影兒。金令史只得又同

陰捕轉來親去叩問秀童，秀童淚如雨下，答道：「我實不曾爲盜，你們非刑弔拷，務要我招認，吾喫苦不過，又不忍妄扳他人，只得自認了。說姐夫床下賍物，實是混話，毫不相干。吾自九歲時，蒙爹撫養成，人今已二十多歲，在家未曾有半點差錯。前日看見我爹費產完官，暗地心痛，又見爹信了野道，召將費錢，愈加不樂，不想道爹疑到我身上。今日我只欠爹一死，更無別話說罷，悶絕去了。衆陰捕叫喚，方纔醒來，兀自唉唉的哭個不住。金令史心下亦覺慘然，須臾，秀童的爹娘和姐夫李大都到了，見秀童倘在板門上，說得可憐

損八傷一絲兩氣，大哭了一場，奔到縣前叫喊。知縣相公正值坐堂，問了口詞，忙差人喚金滿到來，問道：「你自不小心，失了庫內銀兩，如何通同陰捕，妄殺平人，非刑弔拷，金滿稟道：『小的破家完庫，自然要緝訪此事，討個明白。有莫道人善於召將，天將降壇三遍，寫出秀童名字，小的又見他言語可疑，所以信了。除了此奴，更無影响。』小的也是出乎無奈，不是故意。知縣也曉得他賠補得苦了，此情未知真僞。又被秀童的爹娘左稟右稟，無可奈何。此時已是臘月十八了，知縣分付道：『歲底事忙，且過了新年，初十後面，我與

你親審個明白衆人只得都散了金滿回家到抱着一個鬼胎只恐秀童死了到留秀童的爹娘伏侍兒子又請醫人去調治每日大酒大肉送去將息那秀童的爹娘兀自哭哭啼啼絮絮咕咕的不住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却說捕盜知得秀童的家屬叫喊准了十分着忙商議道我等如此縲弔還不肯吐露真情明日縣堂上可知他不招的若不招時我輩私加弔拷罪不能免乃請城隍紙供於庫中香花燈燭每日參拜禱告夜間就同金令史在庫裡歇宿求一報應金令史少不

待又要破些慳在他們面上到了除夜知縣把庫逐一盤過交付新庫吏掌管金滿已脫了干繫只有失盜事未結同着張陰捕向新庫吏說知原教張二哥在庫裡安歇那新庫吏也是本縣人與金令史平谷相好的無不應允是夜金滿備下三牲香紙携到庫中拜獻城隍老爺就將福物請新庫吏和張二哥同酌三杯以後新庫吏說家中事忙到央金滿替他照管自己要先別金滿爲是大節夜不敢強留新庫吏將厨櫃等都檢看封鎖又將庫門鎖鑰付與金滿叫聲相擾自去了金滿又喫了幾杯也就起身對張二

哥說今夜除夜來早是新年多喫幾杯做個靈夢在下不得相陪了說罷將庫門帶上落了鎖帶了鑰匙自回張二哥被金滿反鎖在內嘆口氣道這節夜那一家不夫婦團圓偏我晦氣在這裡替他們守庫悶上心來只顧自飾自飲不覺酩酊大醉和衣而寢睡至四更夢見神道伸隻靴脚踢他起來道銀子有了陳大壽將來放在厨櫃頂上葫蘆內了張陰捕夢中驚覺慌忙爬起來向橱櫃頂上摸個遍那里有什麼葫蘆難道神道也作弄人還是我自己心神恍惚之故須臾之間又睡去了夢裡又聽得神道說銀子在

葫蘆裡面如何不取張陰捕驚醒坐在床鋪上聽更鼓恰好發擂爬起來推開窗子微微有光再向橱櫃上下看時並無些子物事欲要去報與金令史庫門却又鎖着只得又去睡了少頃聽得外邊人聲熱鬧鼓樂喧闐乃是知縣出來同衆官拜牌賀節去文廟行香天已將明金滿已自將庫門上匙鑰交還新庫吏了新庫吏開門進來取紅紙用印張陰捕已是等得不耐煩急忙的戴了帽子走出庫來恰好知縣回縣在那里排衙公座那金滿已是整整齊齊穿着公服同衆令史站立在堂上伺候作揖張陰捕走近前

把他扯到右邊說夢中神道如此如此一連兩次甚是奇異特來報你你可查縣中有這陳大壽的名字不說罷張陰捕自回家去不題却說金滿是日參謁過了知縣又到庫中城隍面前磕了四個頭回家喫了飯也不去拜年只在縣中稽查名姓凡外郎書手皂快門子及禁子夜夫曾在縣裡走動的無不查到並無陳大壽名字整整的忙了三日常規年節酒都不曾喫得氣得面紅腹脹到去埋怨那張陰捕說謊張陰捕道我是真夢除是神道哄我金滿又想起前日召將之裏那天將下臨還沒句實話相告况夢中

之言怎便有准說罷丟在一邊去了又過了兩日是正月初五蘇州風俗是日家家戶戶祭獻五路大神謂之燒利市喫過了利市飯方纔出門做買賣金滿正在家中喫利市飯忽見老門子陸有恩來拜年叫道金阿叔恭喜了有利市酒請我喫碗金令史道兄弟揔是節物不好特地來請得今日來得極妙且喫三五盃卽忙教嫂子煖一壺酒安排些見成魚肉之類與陸門子對酌閒話中間陸門子道金阿叔偷銀子的賊有些門路麼金滿搔首那里有陸門子道要賍露間陰捕你若多許陰捕幾兩銀子隨你飛來賊也

替你訪着了金滿道我也許過他二十兩銀子只恨他没本事賺我的錢陸門子道假如今日有個人緝訪得賊人真信來報你時你還捨得這二十兩銀子麼金滿道怎麼不肯陸門子道金阿叔你若真箇把二十兩銀子與我我就替你拿出賊來金滿道好兄弟你果然如此也教我明白了這樁官司出脫了秀童好兄弟你須是眼見的實莫又做猜謎的話陸門子道我不是十分看得的實怎敢多口金令史卽忙脫下帽子向髻上取下兩錢重的一根金空耳來遞與陸有恩道這件小意思權爲信物追出賊來莫說有餘就是止剩得二十兩也都與你陸有恩道不該要金阿叔的今日是初五也得做兄弟的發個利市陸有恩是已冠的門子就將空耳插於網邊之內教金阿叔且關了門與你細講金滿將大門閉了兩個促膝細談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原來陸有恩間壁住的也是個門子姓胡名美年十八歲有個姐夫叫做盧智高那盧智高因死了老婆就與小舅同住這胡美生得齊整多有人調戲他到也是個本分的小廝自從父母雙亡全虧着姐姐拘

管一從姐姐死了，跟着姐夫，便學不出好樣慣熟的，是那七字經兒。

賭錢

喫酒

養婆娘

去年臘月下旬，陸門子一日出去了，渾家聞得，聞壁有斧鑿之聲，初次也不以為異，以後但是陸門子出去了，就聽得他家關門，打得一片響，陸門子回家就住了聲，渾家到除夜，與丈夫飲酒，說及此事，正不知鑿甚麼東西，陸門子有心過了初一，自初二初三，一連在家住兩日，側耳而聽，寂然無聲，到初四日，假做出門，往親戚家拜節，却遠遠站着，等間壁關門之後，

悄悄地回來，藏在家裡，果聽得間壁槌鑿之聲，從壁縫裡張看，只見胡美與盧智高俱蹲在地下，胡美拿着一錠大銀，盧智高將斧敲那錠邊，下來，陸門子看，在眼裡，晚間與二人相遇，問道：你家常常鑿鑿什麼東西？胡美面紅不語，盧智高道：祖上傳下一塊好鐵條，要敲斷打厨刀來用，陸有恩暗想道：不是那話兒，是什麼？他兩個那裡來有這元寶？當夜留在肚裏，次日料得金令史在家燒利市，所以特地來報，金滿聽了這席話，就同陸有恩來尋張二哥，不遇，其夜就留陸有恩過宿，明日初六起箇早，又往張二哥家，并拉了

四哥共四個人同到胡美家來只見門上落鎖沒人在內陸門子叫渾家出來問其緣故渾家道昨日聽見說要叫船往杭州進香今早雙雙出門恰纔去得此時就開了船也去不遠四個人飛星趕去剛剛上駟馬橋只見小遊船上的王溜兒在橋堍下買酒糶米令史們時常叫他的船都是相熟的王溜兒道金相公今日起得好早金令史問道溜兒你趕早買酒糶米往那里去溜兒道托賴攬個杭州的載要去有個把月生意金滿拍着肩問是誰王溜兒附耳低言道是胡門官同他姓盧的親眷合叫的船金滿道如

今他二人可在船裡王溜兒道那盧家在船裡胡舍還在岍上接表子未來張陰捕聽說一索先把王溜兒扣住溜兒道我得何罪金滿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引我到船上就放你溜兒連買的酒糶的米都寄在店上引着四個人下橋來八隻手準備拿賊這正是

閒時不學好

今日悔應遲

却說盧智高在船中靠着欄干眼盼盼望那胡美接表子下來同樂却一眼瞧見金令史又見王溜兒頸上麻繩帶着心頭跳動料道有些詫異也不顧鋪蓋跳在岸上捨命奔走王溜兒指道那戴孝頭巾的就

是姓盧的衆人放開脚去趕口中只叫盜庫的賊休走。盧智高着了忙，跌上一交，被衆人趕上，一把拿住，也把麻繩扣頸，問道：胡美在那里？盧智高道：在表子劉丑姐家裡。衆人教盧智高作眼，齊奔劉丑姐家來。胡美先前聽得人說外面拿盜庫的賊，打着心頭，不對表子說，預先走了，不知去向。衆人只得拿劉丑姐去，都到張二哥家裡，搜盧智高身邊，並無一物。及搜到襖裡，搜出一錠禿元寶，錠邊兒都敲去了。張二哥要帶他到城外冷舖裡去，弔拷盧智高道：不必用刑，我招便了。去年十一月間，我同胡美都賭極了，沒

處設法。胡美對我說：只有庫裡有許多元寶，空在那里，我教他且拿幾箇來用用。他趁十五月，趁這夜偷了四錠出來，每人各分二錠。因不敢出笏，只敲得錠邊使用那一錠，藏在米桶中，米上放些破衣服，蓋着。還在家裡那兩錠，却在胡美身邊。金滿又問那一夜，我眼也不曾合，他怎麼拿得這樣，即溜。盧智高道：胡美幾遍進來，見你坐着，不好動手。那一夜閃入來，恰好你們小廝在裡面，櫥中取蠟燭，打翻了藤油。你起身去看，方得其便。衆人得了口詞，也就不帶去弔拷了。此時秀童在張二哥家將息，還動擲不得見拿着。

了真贓真賊，咬牙切齒的罵道：「這砍頭賊，你便盜了銀子，却害得我好苦。如今我也沒處伸冤，只要咬下他一塊肉來，消這口氣。」便在草舖上要爬起來，可憐那里掙扎得動，眾人盡來安慰，勸住了他。心中轉痛，嗚嗚咽咽的啼哭。金令史十分過意，不去不覺也。爭下眼淚，連忙叫人擡回家中調養。自己却同眾人到胡美家中，打開鎖，搜看將米桶裡米傾在地上，滾出一錠沒邊的元寶來。當日眾人就帶盧智高到縣稟明了知縣相公，知縣驗了銀子，曉得不在，即將盧智高重責五十板，取了口詞收監。等拿獲胡美時，一同

擬罪，出個廣捕文書，緝訪胡美，務在必獲。船戶王濼兒樂婦劉丑姐原不知情，且贓物未見破散，暫時討保在外。先獲元寶二個，本當還庫，但庫銀已經金滿變產賠補，姑照給主贓例，給還金滿。這一斷，滿崑山人無有不服，正是

國正天心順

官清民自安

却說金令史領了兩個元寶回家，就在銀匠舖裡將銀鑿開，把二八一十六兩白銀，送與陸門子，不失前言。却將十兩送與張二哥，候獲住胡美時，還有奉謝。次日金滿候知縣出堂，叩謝知縣有憐憫之心。深

恨胡美乃出官賞銀十兩立限仰捕衙緝獲過了半年之後張四哥偶有事到湖州雙林地地方船從蘇州婁門過去忽見胡美在婁門塘上行走張四哥急攏船上叫道胡阿弟慢走胡美回頭認得是陰捕忙走一步轉灣望一個豆腐店裡頭就躲賣豆腐的老兒纔要聲張胡美向兜肚裡摸出雪白光亮水磨般的一錠大銀對酒缸草蓋上一丟說道容我躲過今夜時這錠銀與你平分老鬼貪了這錠銀子慌忙檢過了指一個去處教他藏了張四哥趕到轉灣處不見了胡美有個多嘴的閒漢指點他在豆腐店裡去

尋張四哥進店問時那老兒只推沒有張四哥滿屋看了一周遭果然沒有張四哥身邊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三四錢重把與老兒說道這小廝是崑山縣門子盜了官庫出來的大老爺出廣捕拿他你若識時務時引他出來這幾錢銀子送你老人家買菓子喫你若藏留我稟知縣主拿出去時問你個同盜老兒慌了連銀子也不肯接將手望上一指你道什麼去處

上不至天

下不至地

躲得安穩

說出晦氣

那老兒和媽媽兩口只住得一間屋，又做豆腐，又做白酒，狹窄，沒處睡，將木頭架一個小小閣兒，恰好打個鋪兒。臨睡時，把短梯爬上去，却有一個店櫥兒，隱着。胡美正躲得穩，却被張四哥一手拖將下來，就把麻繩縛住，罵道：「害人賊，銀子藏在那里？」胡美戰戰兢兢，答應道：「一錠用完了，一錠在酒缸蓋上。」老者怎敢隱瞞於缸罇裡，取出張四哥問老者何姓何名。老者懼怕，不敢答應，傍邊一個人替他答道：「此老姓陳，名大壽。」張四哥點頭，便把那三四錢銀子撒在老兒櫃上，帶了胡美，踏在船頭裡，面連夜回崑山縣來。正是：

莫道虧心事可做

惡人自有惡人磨

此時盧智高已病死於獄中，知縣見累死了一人心，中頗恻，又令史中多有與胡美有勾搭的都來替他金滿面前討饒，又央門子頭兒王文英來說。金滿想起闖庫的事，虧他只得把人情賣在眾人面上，稟知縣道：「盜銀雖是胡美造謀，實出姐夫，况原銀所失不多，求老爺從寬發落。」知縣將罪名都推在死者身上，只將胡美重責三十問，個徒罪，以儆後來。元寶一錠，仍給還金滿，領去。金滿又將十兩銀子謝了張四哥。張四哥因說起腐酒店老者始末，眾人各各駭然。方

知去年張二哥除夜夢城隍分付陳大壽已將銀子
放在櫺頂上葫蘆內了。葫者胡美蘆者盧智高陳大
壽乃老者之姓名胡美在店櫺頂上搜出神明之語
一字無欺果然是

暗室虧心

神目如電

過了幾日備下猪羊擡往城隍廟中賽神酬謝金滿
因思屈了秀童受此苦楚况此童除飲酒之外並無
失德更兼立心忠厚死而無怨更沒有甚麼好處酬
答得他乃改秀童名金秀用已之姓視如親子將美
婢金杏許他為婚待身體調治得強旺了便配為夫
婦金秀的父母俱各歡喜無言後來金滿無子家業
就是金秀承頂金秀也納個吏缺人稱為小金令史
三考滿了仕至按察司經歷後人有詩嘆金秀之枉
詩云

疑人無用用無疑
凡事要憑真實見

耳畔休聽是與非
古今冤屈有誰知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誰言今古事難窮

大抵榮枯總是空

算得生前隨分過

爭如雲外拍溟鴻

暗添雪色眉根白

旋落花光臉上紅

惆悵淒涼兩回首

暮林蕭索起悲風

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年紀將及六旬把鏡照面見鬚髮有幾根白的有感而作世上之物少則有壯壯則有老古之常理人人都免不得的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後黑惟有鬚鬚却是先黑後

白，又有戴花劉使君，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曾作醉
亭樓詞

平生性格，隨分好些春色，沉醉戀花陌，雖然年老
心未老，滿頭花壓巾帽側，髮如霜，鬚似雪，自嗟惻，
○幾個相知勸我染，幾個相知勸我摘，染摘有何
益，當初怕作短命鬼，如今已過中年客，且留些粧
晚景，儘教白。

如今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有個員外，年踰六旬，鬚
髮皚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計，幾
乎做了失鄉之鬼，這員外姓甚名誰，却做出甚麼事
來，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事繫人心早晚休

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裡，一個開線鋪的員
外，張士廉，年過六旬，媽媽死後，孑然一身，並無兒女，
家有十萬貫財，用兩個主管營運，張員外忽一日拍
胸長嘆，對二人說：我許大年紀，無兒無女，要十萬家
財何用？二人曰：員外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
也不絕了香火，員外甚喜，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
來，這兩個媒人，端的是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姻緣，醫世上鳳隻鸞，孤管字

卷十六
宙單眠獨宿傳言玉女用機關把臂拖來待案金
童下說詞攔腰抱住調唆織女害相思引得嫦娥
離月殿

員外道我因無子相煩你二人說親張媒口中不道
心下思量道大伯子許多年紀如今說親說甚麼人
是得教我怎地應他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便道
容易臨行又叫住了道我有三句話只因說出這三
句話來教員外

青雲有路番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化作失鄉之
鬼

媒人道不知員外意下何如張員外道有三件事說
與你兩人第一件要一個人人材出眾好模好樣的第
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家下有十萬貫家財須
着個有十萬貫房奩的親來對付我兩個媒人肚裏
暗笑口中胡亂答應道這三件事都容易當下相辭
員外自主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若說得這頭
親事成也有百十貫錢撰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
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個年少郎君却肯隨你
這老頭子偏你這幾根白鬚鬚是沙糖拌的李媒道
我有一頭到也湊巧人材出眾門戶相當張媒道是

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王招宣初娶時十分寵幸後來只爲一句話破綻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裏把與人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隨身房計少也有幾萬貫只怕年紀忒小些張媒道不愁小的忒小還嫌老的忒老這頭親張員外怕不中意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美如今對雌兒說把張家年紀瞞過了一二十年兩邊就差不多了李媒道明日是個和合日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隨到王招宣府一說便成是晚各歸無話次日二媒約會了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裏說昨日員外分付的三件

事老媳尋得一頭親難得恁般湊巧第一件人材十分足色第二件是王招宣府裏出來有名聲的第三件十萬貫房奩則怕員外嫌他年小張員外問道却幾歲張媒應道小如員外三四十歲張員外滿臉堆笑道全仗作成則個話休絮煩當下兩邊俱說允了少不得行財納禮奠鴈已畢花燭成親次早參拜家堂張員外穿紫羅衫新頭巾新靴新襪這小夫人着乾紅銷金大袖團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籠着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生光說不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艷冶何須楚峽

雲飛過便是蓬萊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采，小夫人揭起蓋頭，看見員外鬚眉皓白，暗暗地叫苦。花燭夜過了，張員外心下喜歡，小夫人心下不樂。過了月餘，只見一人相揖道：「今日是員外生辰，小道送疏在此。」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本命生辰，須有道疏。那時小夫人開疏看時，撲簌簌兩行淚下，見這員外年已六十，埋怨兩個媒人將我誤了。看那張員外時，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

不覺

腰便添疼

眼便添淚

耳便添聾

鼻便添涕

一日員外對小夫人道：「出外薄幹，夫人耐靜，小夫人只得應道：『員外早去早歸。』說了，員外自出去，小夫人自思量我恁地一個人，許多房奩，却嫁一個白鬚老子，心下正煩惱，身邊立着從嫁道夫人，今日何不門首看街消遣。」小夫人聽說，便同養娘到外邊來看。這張員外門首是胭脂絨線舖，兩壁裝着厨櫃，當中一片紫絹沿邊簾子，養娘放下簾鈎，垂下簾子，門前兩個主管，一個李慶五十來歲，一個張勝年紀三十來歲，二人見放下簾子，問道：「爲甚麼？」養娘道：「夫人出來。」

看街兩個主管躬身在簾子前參見小夫人在簾子
底下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不得數句言語教
張勝惹場煩惱

遠如沙漠何殊沒底滄溟重若丘山難比無窮奉
華

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李
主管道李慶在此二十餘年夫人道員外尋常照管
你也不會李主管道一飲一啄皆出員外却問張主
管張主管道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張
勝隨着先父便趨事員外如今也有十餘年小夫人

帶李本
主管

問道員外曾管顧你麼張勝道舉家衣食皆出員外
所賜小夫人道主管少待小夫人折身進去不多時
遞些物與李主管把袖包手來接躬身謝了小夫人
却叫張主管道終不成與了他不與你這物件雖不
直錢也有好處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躬身謝
小夫人又看了一回自入去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前
支持買賣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張主管得
的却是十文金錢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
的是銀錢李主管也不知張主管得的是金錢當日
天色已晚但見

野煙四合宿鳥歸林佳人秉燭歸房路上行人投
店漁父負魚歸竹徑牧童騎犢返孤村

當日晚算了帳目把文簿呈張員外今日賣幾文買
幾文人上欠幾文都僉押了原來兩個主管各輪一
日在舖中當直其日却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門外
面一間小房點着一盞燈張主管間坐半晌安排
息則聽得有人來敲門張主管聽得問道是誰應道
你則開門却說與你張主管開了房門那人踏將入
來問身已在燈光背後張主管看時是個婦人張主
管喫了一驚慌忙道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那

婦人應道我不是私來早間與你物事的教我來張
主管道小夫人與我十文金錢想是教你來討還那
婦女道你不理會得李主管得的是銀錢如今小夫
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
包衣服打開來看道這幾件把與你穿的又有幾
婦女的衣服把與你娘只見婦女留下衣服作別出
門復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到忘了又向衣袖裏
取出一錠五十兩大銀撒了自去當夜張勝無故得
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明日早起來
張主管開了店門依舊做買賣等得李主管到了將

舖面交割與他。張勝自歸到家中，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娘問這物事那裏來的。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說與娘知。婆婆聽得說，道：「孩兒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又把衣服銀子與你，却是甚麼意思？」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爺，便滿眼只看你。若是你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日便不要去。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況又是個孝順的。聽見娘說，便不往舖裏去。張員外見他不去，使人來叫，問道：「如何主管不來？」婆婆應道：「孩兒感些風寒，這幾日身子不快，來不得。」傳語員外得知，一好便來。又過了幾日，李主管見他

賢哉母氏

不來，自來叫道：「張主管如何不來？」舖中没人相幫，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這兩日反重。李主管自去，張員外三五遍使人來叫，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張員外見三回五次叫他來，猜道：「必是別有去處。」張勝自在家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道不得坐喫山崩。雖然得這小夫人許多物事，那一錠大銀子，容易不敢出笏，衣裳又不好變賣，不去營運。日來月往，手內使得沒了，却來問娘道：「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開了經紀，如今在家中，日逐盤費，如何指置？」那婆婆聽得說，用手一指，指

着屋樑上道孩兒你見也不見張勝看時原來屋樑上掛着一個包取將下來道你爺養得你這等大則是這件物事身上打開紙包看時是個花栲栲兒婆婆道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習爺的生意賣些胭脂絨線當日時遇元宵張勝道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便問娘道兒子欲去看燈則個娘道孩兒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如今去端門看燈從張員外門前過又去惹是招非張勝道是人都去看燈說道今年好燈兒子去去便歸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娘道要去看燈不妨則是你自去看不得同一個相識做伴

去纔好張勝道我與王二哥同去娘道你兩個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喫酒第二同去同回分付了兩個來端門下看燈正撞着當時賜御酒撒金錢好熱鬧王二哥道這裏難看燈一來我們身小力怯着甚來由喫挨喫攪不如去一處看那裏也抵縛着一座鰲山張勝問道在那裏王二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裏抵縛着小鰲山今夜也放燈兩個便復身回來却到王招宣府前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就府門前不見了王二哥張勝只叫得聲苦却是怎地歸去臨出門時我娘分付道你兩個同去同回如何不見了王

言
漏不記娘

二哥只我先到屋裏，我娘便不焦躁。若是王二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裏去。當夜看不得那燈，獨自一個行來行去，猛省道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每年到元宵夜，歌浪線舖添許多煙火。今日想他也未收燈，迤邐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張勝喫驚，只見張員外家門便關着，十字兩條竹竿縛着皮革底釘住一碗泡燈，照着門上一張手榜貼在張勝看了，諛得日睜口呆，罔知所措。張勝去這燈光之下看這手榜上寫着道：開封府左軍巡院，勘到百姓張士廉爲不合，方纔讀到不合三個字，兀自不知道因甚罪則

見燈籠底下，一人喝聲道：你好大胆，來這裏看甚的。張主管喫了一驚，拽開脚步便走。那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叫道：是甚麼人，直恁大胆。夜晚間看這榜做甚麼，諛得張勝便走。漸次間行到巷口，待要轉彎歸去，相次二更見一輪明月正照着當空，正行之間，一個人從後面趕將來，叫道：張主管有人請你。張勝回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張勝道：想是王二哥在巷口等我，置些酒喫歸去，恰也好。同這酒博士到店內，隨上樓梯到一個閣兒前面，量酒道：在這裏掀開簾兒，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身上衣服不堪齊整，頭上鬢

鬆正是

烏雲不整唯思昔日豪華，粉淚頻飄爲憶當年富貴。秋夜月蒙雲籠罩，牡丹花被土沉埋。

這婦女叫張主管是我請你，張主管看了一看，雖有些面熟却想不起。這婦女道：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我便是小夫人。張主管道：小夫人如何在這裏？夫人道：一言難盡。張勝問夫人如何恁地。小夫人道：不信媒人口，嫁了張員外，原來張員外因燒燬假銀事犯，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計并許多房產都封估了。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特

地投奔你，你看我平昔之面，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張勝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謹，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要來張勝家中，斷然使不得。小夫人聽得道：你將爲常言俗語道：呼蛇容易遣蛇難，怕日久歲深盤費重大。我教你看，用手去懷裏提出件物來。

聞鐘始覺山藏寺

傍岸方知水隔村

小夫人將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荳子，明光燦爛。張勝見了，喝采道：有眼不曾見這寶物。小夫人道：許多房奩盡被官府籍沒了，則藏得這

物你若肯留在家中，慢慢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儘可過日。張主管聽得說，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晚

思量猶恐馬行遲

橫財紅粉歌樓酒

誰為三般事不迷

當日張勝道：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也得我娘肯時方可。小夫人道：和你同去問婆婆，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張勝回到家中，將前後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婆婆是個老人家，心慈，聽說如此落難，連聲叫道：苦惱苦惱！小夫人在那裏，張勝道：見在對門。婆婆道：請相見。相見禮畢，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頭

人無賢愚
無賢愚有
錢者居上
耳可嘆可
嘆

細說一遍，如今都無親戚投奔，特來見婆婆，望乞容留。婆婆聽得說道：夫人暫住數日不妨，只怕家寒怠慢，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數珠，遞與婆婆。燈光下，婆婆看見，就留小夫人在家。住小夫人道：來日剪穎來，貨賣開起胭脂絨線舖，門前掛着花榜，榜兒為記。張勝道：有這件寶物，胡亂賣動，便是若干錢，況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正好收買貨物。張勝自從開店，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其時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張勝心堅似鐵，只以主母相待，並不及亂。當時清明節候

怎見得

清明何處不生煙

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蠻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綵絲摇曳學飛仙

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翫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翫到晚回來却待人萬勝門則聽得後面一人叫張主管當時張勝自思道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外甚人叫我主管回頭看時却是舊主人張員外張勝看張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

即時邀入酒店裏一個穩便閣兒坐下張勝問道主人緣何如此狼狽張員外道不合成了這頭親事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今年正月初一日小夫人自在簾兒裏看街只見一個安童托着盆兒打從面前過去小夫人叫住問道府中近日有甚事說安童道府裏別無甚事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不見帶累得一府的人沒一個不喫罪責小夫人聽得說臉上或青或紅小安童自去不多時二三十人來家把他房奩和我的家私都搬將去便捉我下左軍巡院拷問要這一百單八顆

小夫人
人多矣那
得不死

數珠我從不曾見回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棒拘禁
在監到虧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
決撒把我斷了則是一事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單八
顆數珠不知下落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
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惶
惑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張勝沿路思量道好
是感人回到家中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
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地說張勝把
適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聽得道却
不作恁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一聲高似一聲你豈

不理會得他道我在你這裏故意說這話教你不留
我張勝道你也說得是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外面道
有人尋小員外張勝出來迎接便是大張員外張勝
心中道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是人是鬼便明白
了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養娘人去只沒尋討處不
見了小夫人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只
得將前面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問道這串數珠却
在那裏張勝去房中取出大張員外叫張勝同來王
招宣府中說將數珠交納其餘剪去數顆將錢取贖
訖王招宣續免張士廉罪犯將家私給還仍舊開朋

脂絨線舖大張員外仍請天慶觀道士做醮，追薦小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死後猶然相從，虧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禍。超然無累，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

始終難染正人心

少年得似張主管

鬼禍人非兩不侵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蒙正室中怨氣買臣擔上書聲，丈夫失意惹人輕，纔入榮華稱慶。○紅日偶然陰翳，黃河尚有澄清，浮雲眼底總難憑，牢把脚跟立定。

這首西江月大槩說人窮通有時，固不可以一時之得意而自誇其能，亦不可以一時之失意而自墜其志。唐朝甘露年間有個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權壓百僚，僮僕千數，日食萬錢，說不盡榮華富貴。其府第廚房與一僧寺相隣，每日廚房中滌鍋淨碗之水，傾向

溝中其水從僧寺中流出，一日寺中老僧出行，偶見溝中流水中有白物，大如雪片，小如玉屑，近前觀看，乃是上白米飯。王丞相厨下鍋裡碗裡洗刷下來的，長老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隨口吟詩一首：

春時耕種夏時耘

粒粒顆顆費力勤

春去細糠如剖玉

炊成香飯似堆銀

三餐飽食無餘事

一口饑時可療貧

堪嘆溝中狼籍賤

可憐天下有窮人

長老吟詩已罷，隨喚火工道人，將笨籬架起溝內殘飯，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攤於篩內，日色曬乾，用磁

已棄不應
得食天使
餓悔耳

缸收貯，且看幾時滿得。一缸不勾三四個月，其缸已滿兩年之內，共積得六大缸有餘。那王涯丞相只道千年富貴，萬代奢華，誰知樂極生悲，一朝觸犯了朝廷，闔門待勘，未知生死。其時賓客散盡，童僕逃亡，倉廩盡為仇家所奪。王丞相至親二十三口，米盡糧絕，擔饑忍餓，啼哭之聲聞於隣寺。長老聽得心懷不忍，只是一牆之隔，除非穴牆可以相通。長老將缸內所積飯乾浸軟，蒸而饋之。王涯丞相喫罷，甚以為美。遣婢子問老僧他出家之人，何以有此精食。老僧道：此非貧僧家常之飯，乃府上滌金洗碗之餘，流出溝中。

貧僧可惜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將清水洗盡日色曠
乾留爲荒年貧丐之食今日誰知仍濟了尊府之急
正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王涯丞相聽罷歎道我平
昔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敗今日之禍必然不免其
夜遂伏毒而死當初富貴時節怎知道有今日正是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乃福過災生自取
其咎假如今人貧賤之時那知後日富貴卽如榮華
之日豈信後來苦楚如今在下再說個先憂後樂的
故事列位看官們內中倘有勝下忍辱的韓信妻不
下機的蘇秦聽在下說這段評話各人回去硬挺着

頭頭過日以待時來不要先墜了志氣有詩四句

秋風衰草定逢春

尺蠖泥中也會伸

畫虎不成君莫笑

安排牙爪始驚人

話說國朝天順年間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有個宦家
姓馬名萬羣官拜吏科給事中因論太監王振專權
誤國削籍爲民夫人早喪單生一子名曰馬任表字
德稱十二歲遊庠聰明飽學說起他聰明就如顏子
淵聞一知十論起他飽學就如虞世南五車腹笥真
個文章蓋世名譽過人馬給事愛惜如良金美玉自
不必言里中那些富家兒郎一來爲他是黃門的貴

公子二來道他經解之木早晚飛黃騰達無不爭先奉承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要緊真個是

雲形容

冷中送煖閒裡尋忙出外必稱弟兄使錢那問爾我偶話店中酒美請飲三杯纔娉妓館容嬌代包一月撥臀捧屁猶云手有餘香隨口踢痰惟恐人先着脚說不盡諛笑脅肩只少個出妻獻子

一個叫黃勝綽號黃病鬼一個叫顧祥綽號飛天炮杖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都是富厚之家目不識丁也頂個讀書的虛名把馬德稱做個大菩薩供養板他日後富貴往來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彼以禮來

此以禮往見他慇懃也遂與之為友黃勝就把親妹六姨許與德稱為婚德稱聞此女才貌雙全不勝之喜但從小立個誓願

若要洞房花燭夜 必須金榜掛名時

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也不相強所以年過二十尚未完娶時值鄉試之年忽一日黃勝顧祥邀馬德稱向書舖中去買書見書舖隔壁有個算命店牌上寫道

要知命好醜 只問張鐵口

馬德稱道此人名為鐵口必肯直言買完了書就過

間壁與那張先生拱手道：學生賤造，求教先生問了八字，將五行生尅之數，五星虛實之理，推笑了一回。說道：尊官若不見怪，小子方敢直言。馬德稱道：君子問災，不問福，何須隱諱？黃勝顧祥兩個在傍，只怕那先生不知好友，說出話來，冲撞了公子。黃勝便道：先生仔細看看，不要輕談。顧祥道：此位是本縣大名士，你只看他今科發解，還是發魁。先生道：小子只據理直講，不知准否。貴造偏才歸祿，父主崢嶸論理，必生於貴宦之家。黃顧二人拍手大笑道：這就准了。先生道：五星中命纏奎壁文章冠世，二人又大笑道：好先

一路描寫
人精曲似

生笑，得准，笑得准。先生道：只嫌二十二歲交，這運不好。官煞重重，為禍不小，不但破家，亦防傷命。若過得三十一歲，後來到有五十年榮華，只怕一丈闊的水，缺雙脚跳不過去。黃勝就罵起來，道：放屁，那有這話。顧祥伸出拳來，道：打這廝，打歪他的鐵嘴。馬德稱雙手攔住道：命之理微，只說他笑不准，就罷了。何須計較。黃顧二人口中還不乾淨，却得馬德稱抵死勸回。那先生只求無事，也不想笑命錢了。正是

阿諛人人喜

直言個個嫌

那時連馬德稱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雖不深，恠那

先生却也不信，誰知三場得意，榜上無名，自十五歲進場，到今二十一歲，三科不中。若論年紀，還不多，只爲進場屢次了，反覺不利。又過一年，剛剛二十二歲，馬給事一個門生，又叅了王振一本。王振疑心，座主指使而然，再理前仇，密唆朝中心腹，尋馬萬羣當初做有司時，罪過坐贓萬兩，着本處撫按追解。馬萬羣本是個清官，聞知此信，一口氣得病，數日身死。馬德稱哀戚盡禮，此心無窮，却被有司逢迎上意，逼要萬兩贓銀交納。此時只得變賣家產，但是有稅契可查者，有司逕自估價官賣，只有續置一個小小田庄，未曾起稅。官府不知，馬德稱恃顧祥平昔至交，只說顧

吹毛求疵
以逢迎上
司有骨氣
者決不如
此

家產業，央他暫時承認。又有古董書籍等項，約數百金，寄與黃勝家中去訖。却說有司官將馬給事家房產田業盡數變賣，未足其數。兀自吹毛求疵，不已。馬德稱扶柩在墳堂屋內暫住。忽一日，顧祥遣人來言，府上餘下田庄，官府已知，瞞不得了。馬德稱無可奈何，只得入官。後來聞得，反是顧祥舉首，一則恐後連累，二者博有司的笑臉。德稱知人情好險，付之一笑。過了歲餘，馬德稱往黃勝家索取奇頓物件，連走數次，俱不相接。結末遣人送一封帖來，馬德稱拆開看

時沒有書柬止封帳目一紙內開某月某日某事用銀若干某該合認某該獨認如此非一次隨將古董書籍等項估計扣除不還一件德稱大怒當了來人面將帳目扯碎大罵一場這猷狗彘之輩再休相見從此親事亦不題起黃勝巴不得杜絕馬家正中其懷正合着西漢馮公的四句道是

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

一死一生

乃見交情

馬德稱在墳屋中守孝美得衣衫藍縷口食不周當初父親存日也曾周濟過別人今日自己遭困却誰

人周濟我守墳的老王攬掇他把墳上樹木倒賣與人德稱不肯老王指着路上幾棵大柏樹道這樹不在塚傍賣之無妨德稱依允講定價錢先倒一棵下來中心都是虫蛀空的不值錢了再倒一棵亦復如此德稱歎道此乃命也就教住手那兩棵樹只當燒柴賣不多錢不兩日用完了身邊只剩得十二歲一個家生小廝央老王作中也賣與人得銀五兩這小廝過門之後夜夜小遺起來主人不要了退還老王處索取原價德稱不得已情愿減退了二兩身價賣了、好奇恠第二遍去就不小遺了這幾夜小遺分明

此落井下石者皆墳
樹之虫小
童之便一
類耳

警世通言 卷一
是打落德稱這二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似箭，看看服滿，德稱貧困之極，無門可告，想起有個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湖州德清縣知縣，也是父親門生，不如去投奔他，兩人之中，也有一遇，當下將幾件什物家火，托老王賣，充路費，漿洗了舊衣舊裳，收拾做一個包裹，搭船上路，直至杭州，問那表叔，剛剛十日之前，已病故了，隨到德清縣，投那個知縣時，又正遇這幾日，爲錢糧事情，與上司爭論不合，使性要回去，告病關門，無由通報，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去雷轟薦福碑

德稱兩處投人不着，想得南京衙門做官的，多有年家，又趁船到京口，欲要渡江，怎奈連日大西風，上水船寸步難行，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逕往留都，且數留都那幾個城門，

神策金川儀鳳門

懷遠清涼到石城

三山聚寶連通濟

洪武朝陽定太平

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到飯店中宿了一夜，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門打聽，往年多有年家爲官的，如今陞的陞了，轉的轉了，死的死了，壞的壞了，一無所遇，乘興而來，却難興盡而返，流連光景，不覺又是半年有

餘盤纏俱已用盡，雖不學位大，天吳門乞食也難免。呂蒙正僧院投齋，忽一日，德稱投齋到大報恩寺，遇見個相識鄉親，問其鄉里之事，方知本省宗師按臨歲考，德稱在先服滿時，因無禮物送與學裡師長，不曾動得起復文書及遊學呈子，也不想如此久客於外。如今音信不通，教官逕把他做避考申黜，千里之遙，無由辨復，真是

教官無恠其然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德稱聞此消息，長歎數聲，無面回鄉，意欲覓個館地，權且教書糊口，再作道理。誰知世人眼淺，不識高低，

聞知異鄉公子如此形狀，必是個浪蕩之徒，便有錦心繡腸，誰人信他？誰人請他？又過了幾時，和尚們都恠他高惱，語言不遜，不可盡說。幸而天無絕人之路，有個運糧的趙指揮，要請個門館先生同往北京，一則陪話，二則代筆，偶與承恩寺主持商議，德稱聞知，想道：乘此機會，往北京一行，豈不兩便？遂央僧舉薦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窮鬼起身，就在指揮面前稱揚德稱好處，且是束修甚少，趙指揮是武官，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省便，約德稱在寺投刺，相見擇日，請了下船同行。德稱口如懸河，賓主頗也得合，不一日，

到黃河岸口，德稱偶然上岸登東，忽聽發一聲喊，猶如天崩地裂之形，慌忙起身看時，喫了一驚，原來河口決了，趙指揮所統糧船三分四散，不知去向，但見水勢滔滔一望無際，德稱舉目無依，仰天號哭，歎道：「此乃天絕我命也，不如死休。」方欲投入河流，遇一老者相救，問其來歷，德稱訴罷，老者惻然憐憫，道：「看你青春美質，將來豈無發跡之期？此去短盤至北京，費用亦不多，老夫帶得有三兩荒銀，權爲程敬，說罷去摸袖裡，却摸個空，連呼奇恠，仔細看時，袖底有一小孔，那老者是早出門，不知在那裡遇着剪綵的剪去。」

警世通言
何異淮陰
漂母

了。老者嗟歎道：「古人云：得咱心肯日，是你運通時。今日看起來，就是心肯，也有個天數。非是老夫吝惜，乃足下命運不通所致耳。欲屈足下過舍下，又恐路遠不便，乃邀德稱到市心裡，向一個相熟的主人家，借銀五錢爲贈。德稱深感其意，只得受了，再三稱謝而別。德稱想這五錢銀子如何盤纏得許多路，思量一計，買下紙筆，一路賣字，德稱寫作俱佳，爭奈時運未利，不能討得文人墨士賞鑒，不過村坊野店胡亂買幾張糲壁，此輩曉得什麼好，反那肯出錢。德稱有一頓沒一頓，半饑半飽，直捱到北京城裡，下了飯店，問

店主人借縉紳看查有兩個相厚的年伯，一個是兵部尤侍郎，一個是左卿曹光祿。當下寫了名刺，先去謁曹公。曹公見其衣衫不整，心下不悅，又知是王振的仇家，不敢招架，送下小小程儀，就辭了，再去見尤侍郎。那尤公也是個沒意思的自家，一無所贈，寫一封柬帖薦在邊上。陸總兵處店主人見有這封書料，有際遇，將五兩銀子借為盤纏。誰知正值北虜也先為寇，大掠人畜，陸總兵失機，解來京問罪，連尤侍郎都罷官去了。德稱在塞外擔閣了三四個月，又無所遇，依舊回到京城旅寓店主人，折了五兩銀子，沒

公矣
小美賢主

待他說不

處取討，又欠下房錢飯錢若干，索性做個宛轉，到不好推他出門。想起一個主意來，前面衙衙有個劉千戶，其子八歲要訪個下路先生教書，乃薦德稱。劉千戶大喜，講過束修二十兩，店主人先支一季束修，自己收受，准了所借之數。劉千戶頗盡主道，送一套新衣服，迎接德稱到彼坐館。自此饗餐不缺，且訓誦之暇，重溫經史，再理文章，剛剛坐教三個月，學生出起痘來，太醫下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劉千戶單只此子正在哀痛，又有刻薄小人對他說道：「馬德稱是個降禍的太歲，耗氣的鶴神，所到之處必有災殃。」趙指揮

警世通言 卷一
請了他就壞了糧船，尤作郎薦了他，就壞了官職。他是個不吉利的秀才，不該與他親近。劉千戶不想自兒死生有命，到抱怨先生帶累了。各處傳說從此京中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鈍秀才。凡鈍秀才街上過去，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是早行遇着鈍秀才的一日，沒采做買賣的折本，尋人的不遇，出官的理輪討債，的不是厮打，定是厮罵。就是小學生上學，也被先生打幾下手心。有此數項，把他做妖物相看。倘然狹路相逢，一個個吐口涎沫，叫句吉利方走。可憐馬德稱，衣冠之曹，飽學之儒，今日時運不利，弄得日無飽餐。

英雄失路
可憐可憐

夜無安宿，同時有個浙中吳監生，性甚硬直，聞知鈍秀才之名，不信有此事，特地尋他相會。延至寓所，叩其胸中所學，甚有接待之意。坐席猶未煖，忽得家書報家中老父病故，踉蹌而別。轉薦與同鄉呂鴻臚。呂公請至寓所，待以盛饌，方纔舉筋。忽然廚房中火起，舉家驚慌，逃奔。德稱因腹餒，緩行了幾步，被地方拿他做火頭，解去官司。不由分說，下了監舖。幸呂鴻臚是箇有天理的人，替他使錢，免其枷責。從此鈍秀才其名益著，無人招接，仍復賣字爲生。

慣與裱家書壽軸

喜逢新歲寫春聯

夜間常在祖師廟關聖廟五顯廟這幾處安身或與道人代寫疏頭起幾文錢度日話分兩頭却說黃病鬼黃勝自從馬德稱去後初時還怕他還鄉到宗師行黜不見回家又有人傳信道是隨趙指揮糧船上京被黃河水決已覆沒矣心下坦然無慮朝夕逼勒姊子六姨改聘六姨以死自誓決不二天到天順晚年鄉試黃勝夤緣賄賂買中了秋榜里中奉承者填門塞戶聞知六姨年長未嫁求親者日不離門六姨堅執不從黃勝也無可奈何到冬底打疊行囊往北京會試馬德稱見了鄉試錄已知黃勝得意必然到

京想起舊恨羞與相見預先出京躲避誰知黃勝不耐功名若是自家學問上掙來的前程到也理之當然不放在心裡他原是買來的舉人小人乘君子之器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將銀五十兩買了個勘合馳驛到京尋了個大大的下處且不去溫習經史終日穿花街過柳巷在院子裡表子家行樂常言道樂極悲生闕出一身廣瘡科場漸近將白金百兩送太醫只求速愈太醫用輕粉劫藥數日之內身體光鮮草草完場而歸不勾半年瘡毒大發醫治不痊嗚呼哀哉死了既無兄弟又無子息族間都來搶奪

知人無才
為德豈其
然乎

家私其妻王氏又沒主張，全虧六姨一身內支喪事。外應親族，按譜立嗣，舉心俱悅，服無言。六姨自家也分得一股家私，不下數千金。想起丈夫覆舟消息，未知真假，費了多少盤纏，各處遣人打聽下落。有人自北京來，傳說馬德稱未死，落莫在京，京中都呼為鈍秀才。六姨是個女中丈夫，甚有勞着，收拾起輜重銀兩，帶了丫鬟童僕，顧下船隻，一徑來到北京，尋取丈夫。訪知馬德稱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悲閣寫法華經，乃將白金百兩，新衣數套，親筆作書，緘封停當。差老家人王安，賞去迎接丈夫，分付道：「我如今便與馬相

公援例入監，請馬相公到此讀書，應舉不可遲滯。王安到龍興寺，見了長老，問福建馬相公何在。長老道：「我這裡只有個鈍秀才，並沒有什麼馬相公。」王安道：「就是了，煩引相見。」和尚引到大悲閣下，指道：「傍邊卓上寫經的，不是鈍秀才。」王安在家時曾見過馬德稱幾次，今日雖然藍縷，如何不認得。一見德稱，便跪下磕頭。馬德稱却在貧賤患難之中，不料有此一時，想不起來，慌忙扶住，問道：「足下何人？」王安道：「小的將樂縣王家奉小姐之命，特來迎接相公。小姐有書在此，」德稱便問你小姐家歸何字。王安道：「小姐守志至

警世通言 卷十一
今誓不改適，因家相公近故，小姐親到京中來訪相公，要與相公入粟北雍，請相公早辦行期。德稱方纔開緘，而看原來是一首詩，詩曰：

何事蕭郎戀遠遊

應知烏帽未籠頭

圖南自有風雲便

且整雙簫集鳳樓

德稱看罷微微而笑，王安獻上衣服銀兩，且請起程日期。德稱道：「小姐盛情，我豈不知？只是我有言在先：若要洞房花燭夜，必須金榜掛名時。向因貧困，學業久荒，今幸有餘資，可供燈火之費，且待明年秋試得意之後，方敢與小姐相見。」王安不敢強逼，求賜回書。

德稱取寫經余下的繭絲一幅，答詩四句：

逐逐風塵已厭遊

好音剛喜見仔頭

嫦娥夙有攀花約

莫遣簫聲出鳳樓

德稱封了詩，付與王安。王安星夜歸京，回復了六姨小姐，開詩看畢，歎惜不已。其年天順爺爺正遇土木之變，皇太后權請邸王攝位，改元景泰，將奸閹王振全家抄沒，凡叅劾王振喫虧的，加官賜蔭。黃小姐在寓中得了這個消息，又遣王安到龍興寺報與馬德稱知道。德稱此時雖然借寓僧房，圖書滿案，鮮衣美食，已不似在先了。和尚們曉得是馬公子馬

警世通言 卷之六
相公無不欽敬其年止是三十二歲交逢好運正應張鐵口先生推美之語可見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德稱正在寺中溫習舊業又得了王安報信收拾行李囊別了長老赴京另尋一寓安歇黃小姐撥家僮二人伏侍一應日用供給絡繹饋送德稱草成表章叙先臣馬萬羣直言得禍之由一則爲父親乞恩昭雪一則爲自己辨復前程聖旨倒下准復馬萬羣原官仍加三級馬任復學復廩所抄沒田產有司追給德稱差家童報與小姐知道黃小姐又差王安送銀兩

到德稱寓中叫他廩例入粟明春就考了監元至秋發魁就於寓中整備喜筵與黃小姐成親來春又中了第十名會魁殿試二甲考選庶吉士上表給假還鄉焚黃謁墓聖旨准了夫妻衣錦還鄉府縣官員出廓迎接往年抄沒田宅俱用官價贖還造冊交割分毫不少賓朋一向疎失者此日奔走其門如市只有顧祥一人自覺羞慚遷往他郡去訖時張鐵嘴先生尚在聞知馬公子得第榮歸特來拜賀德稱厚贈之而去後來馬任直做到禮兵刑三部尚書六姨小姐封一品夫人所生二子俱中甲科簪纓不絕至今延

平府人說讀書，八不待筭。春把鈍秀才，爲比後人有詩歎云

十年落魄少知音

一日風雲得稱心

柳菊春桃時各有

何須海底去撈針



